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一年八月第一百二十五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11*



- 難得一見的陳年好詩
- 湖南詩人專輯
- W. S. 默溫詩作選譯
- 越華文學史料三篇



# 目錄

## No.125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創作

向明	打房謠	3
雷默	融雪／山色／雲南之南	3
羅青	野逸八種：基隆野鳥集	4
陳葆珍	向家走去	5
譚健生	夜語	5
銀髮	曾忘記向我道別的雪	5
嚴力	一夜成名 二首	6
杜風人	空壺獨白	6
謝勳	破殼而出	6
雪絨	八月之光	6
夏野	夕陽與細雨	7
李斐	輻射魚	7
蔡可風	我欲乘風歸去	7
王克難	一定是花	7
陳銘華	譬如朝露／詩人／中國良心	8
李國七	搬家	8
于中	為了心情	8
遠方	流星	9
嚴志章	寤	9
楊璋	飛度情人劫	9
長篙	拐杖／響水之後	9
謝青	大樹	10
冰花	六月風情	10
方浪舟	像落花／裂縫	10
林明理	燈塔／致黃檣樹	11
輕鳴	睡夢時歌唱的女人 二首	11
夏子	夜讀	11
柳青青	蚊子四唱	12
冬夢	重溫 1989 年的電視畫面	12
西楠	寶貝兒／未遂	12
達文	商禽之問 四首	13
伊尹	一八四九	13
彭國全	水珠／白眼	13

魯行	從海邊撿回的詩	20
林小東	影子／走向和諧	20

### 難得一見的陳年好詩 14

### 湖南詩人專輯 16

### 譯詩

非馬	雙語創作	20
秀陶	瑪麗·康色詩兩首	21
戴珏	W. S. 默溫詩選譯	22
馮冬	譯詩兩首	25
余問耕	越詩中譯	25

### 評介

### 越華文壇史料三篇：

謝振煜	越華文學三十五年	26
余問耕	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	28
刀飛	風笛詩社的燃燒歲月	30
劉耀中	秘魯詩人巴列霍	34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加州 <i>Pacific Crest Trail</i> ／陳長青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包 (甘肅)  
王克難 (爾灣)  
林明理 (高雄)  
伊尹 (洛杉磯)

## 打房謠

立在那裡好端端的  
管它春去秋來，日輪常轉  
靜靜的，從未想過要鬧革命  
呆得壓根兒也造不了誰的反  
真不知道那個方位礙著了  
誰家風水，那處屋簷水  
滴進了某家權威的套間

也不知道沖著了什麼邪門  
突然間惡言穢語聞風湧至  
不問青紅皂白一口鐵定要打房  
想不透我這低矮不起眼的蝸居  
不過有點風來雨擋的擔當  
想也不應成為打壓的對象

在這裡不過徒讓孩子們有個窩  
從無作拜波塔直通天庭的妄想  
至於物價徒漲連帶蘿蔔白菜飆高  
廚餘的剩飯殘烹都有人搶著要  
怪到磚砌及祖先體溫保護的老厝  
也未免太過抬舉和太多空想

我何人也、汝何人也，爾又何人  
操盤的手從不顫顫兢兢  
那管你是智障或弱勢族群  
能伸進一個手指可獲的縫隙微利  
決不會讓一隻螞蟻過身  
要就全拿，要不拿就賭命

若問房有什麼好打的  
要拆除有重機械隨時待命  
怪手的蠻力扳倒一堵高牆  
快速如扯碎一隻紙紮的風箏  
關鍵在喊打只是嚇人的口號  
寄望嚇服以抄房而獲巨利之人

問題全出在 M 型的凸凹上  
都想別人讓出平坦給自己馳騁  
站在別人肩胛上耍刀  
既保自身安全又顯無尚威風  
真不知要打的究竟是一房、二房  
還是側室、偏房，抑或暗房

那麼多高大空屋交蚊子控管  
無殼蝸牛多夢想有間詩意套房  
選屋究竟是去東森還是住商，或者  
任天堂那整座虛擬豪華農莊，然而  
有那佔千坪土地的豪華墳塋，居然  
厚著臉皮攻擊一隻小小骨灰罈

而貧無立錐的老芋仔及其無助妻小  
竟有人要從低矮的房舍揪出來棄養  
其實景氣暗淡飯店住房率極低  
不知有多少塵蟎在獨守偌大空房  
地震海嘯席捲起的整座村莊，看來  
房屋漂流輕若無根的浮漚泡沫一樣

似此天人合一操作的不公不義  
不知向誰投訴，向誰索取賠償  
偏偏這年頭處處靠“打”爭取版面  
打屁已不流行，打假打黑又打黃  
而今又流行起“打房”  
這人間似乎已不打不成方向

卻誰也奈何不了豪門巨賈的擎天豪宅  
別說打，腳也伸不進他家金砌的門房  
已有人在鼓動這一帶老舊公寓也都更  
事成後高房價更會令小市民聞風喪膽  
喊打不成課以重稅仍輕如拔一根寒毛  
嗜血巨獸已貪婪到肆無忌憚

2011/3/25 台北

## 融雪

太陽出來了  
一點點地吃著雪  
吃著樹林邊的陰冷  
光芒如此寂靜，跳躍著

雪帶來美麗、驚奇  
陽光又如此奇妙地讓她死去  
一場綺麗的愛情  
突然到來，而又化於無形

2011.1.28

## 山色

就像某種生活  
可有，可無？  
沒法握住的勒痕  
沒法靠近的邊際

分明又在眼前  
或者，存於你我心中  
青翠、深黛，黃褐、蒼白  
誰的迷藏與遊戲？

2010.9.15

## 雲南之雲

山頂上  
樹冠上  
屋頂上  
高速公路  
汽車窗外  
河流之中  
藍色的海洋裏  
鯨魚群。羊群。  
輕煙之網，風影  
火車駛過，兔子在奔跑

2010.4.6

## ■ 羅青

# 野逸八種：基隆野鳥集

## 1. 喜鵲 Magpie

有些人誤解我  
一味  
追求喜訊吉兆

有些人誤認我  
一生  
追求知黑守白

殊不知白黑  
原來自然參差  
集於一身

一旦澈悟  
噩耗化為喜訊不請  
凶象轉為吉兆自來

## 2. 白頭翁

Chinese bulbul

我想我之所以  
恨得尖銳  
是因為愛得絕望

性格決定命運的顏色  
命運決定思想的顏色  
思想決定愛情的顏色

愛情決定苦難的顏色  
苦難決定朋友的顏色  
朋友決定敵人的顏色

敵人決定笑容的顏色  
笑容決定脾氣的顏色  
脾氣決定頭髮的顏色

我以滿頭冰雪

在枯枝間忙碌穿梭  
調降大氣的溫度顏色

卻忘了  
注意腳下  
有一個國家

正在烏雲彩霞的混戰中  
以滅亡決定  
復興的顏色

## 3. 五色鳥

Muller's barbet

與皇帝的五德終始  
無關，也無關  
軍閥的五色大旗

不象徵五倫  
也不懂  
何謂五常

不代表五毒  
更與五行五蘊  
完全無涉

我的本名  
應該是  
無色鳥

因為我根本  
惘然渾然自然不知  
自己身上有任何顏色

## 4. 野鴝 Ruby Throat

自從決定由枝頭飛上船頭  
便懂得如何獨自面對大海  
緩緩唱出溫柔又哀痛的歌

在歌聲中先後上船的旅客  
全都一一露出秘藏的尾巴  
長短不同變色不斷的尾巴

為了爭論比較尾巴的長短  
彼此作最好巧狠毒的攻擊  
大喊大叫之後又大打大鬧

相互厲聲指責並誣陷對方  
既不真心愛船更不會行船  
絕對沒任何資格賴在船上

而此時船身早已微微傾斜  
船艙也漏洞百出多處進水  
全船一吋一吋的慢慢下沉

不能不敢靠岸也無力航行  
沒有歷史方向也沒有動力  
無處求援也無處可脫可逃

我要趕緊趁我渾身的羽毛  
還沒完全變成片片魚鱗前  
快快唱完悶在心中那首歌

唱一曲沒人願意聽的哀歌  
哀悼一船無頭老鼠的沉沒  
在無知魚群匆忙來往之間

而大海之水永遠是默默的  
安靜無聲吞沒所有的見證  
在最深最黑最冷的海溝中

無意間留在海面上漂蕩的  
只有一堆兩推的泡沫垃圾  
以及半圈沉船掙扎的水痕

## 5. 台灣藍鵲

Blue magpie

拼命  
追求黑色金錢累積的成功  
啄食紅色權力擴張的成功

不斷  
忙碌設計藍色愛情的成功  
勉強製造綠色美名的成功

最最愛看的是  
無聊打屁的七彩八卦醜聞諷聞  
還有巨災大難不斷的世界新聞

最最愛聽的是  
成功的人徹底失敗  
失敗的人永不成功

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無聲無息的關機當機  
一再斷訊的沒沒無聞

無聞無聲而死  
不如災難醜聞而活  
因為只有災難醜聞才是新聞

而所有的新聞都是偽裝的訃聞  
在金錢權力愛情美名的葬禮上  
收獲最後最大最徹底的成功

## 6. 岩鷺 Crag heron

如何  
可得  
大自在  
入水  
捕魚得蝦  
啄蝦得魚  
饑則覓食  
飽則覓睡  
睡不知夢

無慈悲心  
無憐憫心  
無同情心

偷偷躲在春雨背後飄了回來  
並未知道已然原形畢露  
在紐約的早春裏

前後院以及  
中央公園裏的嫩綠  
暗暗叫苦

只有幾個來自南洋的探親遊客  
歡天喜地  
在熱鬧的中國城被撞個滿懷

最初還以為  
所謂落雪  
原來就是這麼個樣子

無柳可折，無酒可飲……  
終於還是急急  
很不好意思的在雨水中向我揮手

我會心一笑  
從此可以放心像等待秋葉那樣  
等待著年底的初雪了

2006年4月10日于紐約  
2010年11月重修

■陳葆珍

## 向家走去

綠色的拱門下  
滿地花絮  
人在上面行走  
賞心悅目  
金色的街道旁  
幾點黃菊  
敢與秋官抗刑  
不受殺戮  
這三十年啊  
回家的路  
花開花路時  
勾起我多少思慮  
特別是  
年年的雪花飄拂  
路難走啊也得走  
向著我的歸宿  
走好  
每一步

2011年6月23日

無是非心  
無善惡心  
無道德心

不懂儲蓄  
不生貪欲  
不解謀劃

毫無遠慮  
沒有近憂  
只有自在

自在到根本  
不知什麼是自在  
方可得大自在

### 7. 伯勞 Shrike

遭到北方大寒流驅趕  
不得不連夜拼命南飛

飛入一座翠綠溫暖的島  
遇到一截可以暫棲的枝

不料那親切招手的樹枝  
竟是冰冷鳥仔踏的偽裝

一步錯踏  
立遭夾殺

羽毛散落飄零  
化為待價標售的青青草地一片

血肉送上烤架  
變成電子花車選戰的硝煙一縷

剩下枯骨數根  
淪為假牙政客囂張揮舞的牙籤

### 8. 黑鳶 Black Yuan

脫掉小麻雀斑斑點點的外衣  
脫掉小時候追趕跑跳的歡鬧

脫掉灰鴿子羽毛伏貼的溫順  
脫掉少年時結黨叛逆的依賴

白天像自卑自戀的白鷺一隻  
低頭總想把黑影子啄白一點

夜晚則還原成孤獨黑鷹一頭  
專門啄穿那最濃最厚的黑幕

釋放出點點燦爛的星光  
照亮胸前新舊大小恩仇

然後放膽尖聲長嘯  
叫出旭日一輪

然後沖天快意平生  
擺脫江湖萬里

■譚健生  
夜語

南窗的風鈴  
與夢中的花蕾耳語

夢裏的青春  
張開了綠色的臂彎  
擁抱遙遠的英雄

睡蓮在佛語裏沉睡  
祈禱春眠中的落紅

我用夜語砌壘我心中的殿堂  
你用你的愛澆灌花蕾的夢

——答路羽〈夜〉

2011.6.24

## ■ 嚴力

### 一夜成名

一些人舉著燈籠或者手電筒  
蠟燭或者探照燈  
尋找一夜成名的那個夜  
有人甚至在白天  
就把窗戶遮起來製造那個夜  
其實  
一夜成名的那個夜  
早就有了買賣  
一年就能買到 365 個贗品  
而閏年的那個夜  
要走後門

2011.3.25

### 沒有共產黨 也就沒有我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  
也就沒有我  
我父母當年分別在上海和北京  
參加了地下黨  
才有機會在名叫“組織”的  
大馬路上相遇  
結婚並上床

之後的我  
就要經歷陽光燦爛的日子  
就要懂得共產黨 1949 年以前  
做過的一些事  
早已時過境遷  
再做就是犯罪  
但我忍不住饑寒地  
嘗了嘗地下詩  
這一嘗就多少年無法戒掉

歷史總是說  
在時間的領地裏

## ■ 杜風人

### 空壺獨白

生命檔案沒有標籤也沒有標點  
心靈小匱沒有窠臼也沒有符號  
靈魂是一座禪山 有俳語絕句  
沒有句點 信仰的天爵  
告訴我 永恆沒有括弧

真情沒有逗點 也沒有  
斷句 但有時會粉身碎骨  
良知 有時也要過段  
渡河 翹楚走上斷橋  
縱身而下 有驚歎號

我的詩 沒有星斗的閃爍逗點  
也沒有銀河的黑洞句點  
只有天恩僥倖的一丁點兒  
風月生命力的著陸點 卻擁有  
千千萬萬箇孤獨的引號  
千千萬萬箇空無的問號  
千千萬萬箇存在的無常  
長長長長長長的長歎號

June 6-2011 端午節

種什麼隨你自己  
如何澆水施肥  
也隨你的大小便  
但天災人禍  
誰都可能看不到  
開花結果的那一天

從此那一天就變成了  
我在路上所能看到的唯一路牌  
只要兩腿在動就不會走錯  
也許是詞語的暗示  
在新世紀出行的選項裏  
我選擇的是快捷價廉的  
地下交通

2011.3.28

九宮格的記憶  
浮沉在歲月裡  
緣，起於  
那汲古的光與熱的輻射

八面出鋒的筆毫  
孳孳茁壯  
揮灑成  
你性情的影子

飛蚊般閃過的疑惑  
亂撞在心頭  
作品盤桓在宣紙  
與宣紙之間

輕輕敲打試探  
通往繆斯的界面  
幾度心神的琢磨  
豁然，你破殼而出

偷偷  
把勝利的微笑  
掛在那一串搶眼的  
燈光的聚焦上

——步福克納同名小說

## ■ 季絨

她一直都在旅行

風浪在她的臉上停下  
悲歡化做她過眼的風景

她以蒙羞的方式受孕  
她以受孕的姿態受難  
直到腹中 希望的小船降生

沒有人能看到  
她頭上的光暈  
有人群的地方  
就有她的身影

她還將繼續旅行

08/31/2010 普林斯頓

## ■ 謝勳

### 破殼而出

——記汲古書會2011年書法展

■ 夏野

## 夕陽與細雨

時隱時現  
 的牡丹紅花鮮艷艷  
 偶然  
 被一個記憶喚醒  
 長途人生去向尾聲之徑  
 財富榮耀身外物  
 記憶極為珍貴

天下事風雲浩浩蕩蕩  
 歲月搶走了一件件財富  
 兩手空空  
 在虛無飄渺夢中  
 悲涼和無可奈何的晚年  
 維持生機  
 喜悅脫穎而出

餘悸的往事  
 太多的血腥和暴力  
 經歷了夢的完蛋  
 直到精神爆炸  
 多少個深夜多少個月鈎  
 仿若臥在精神病床上  
 發——癡

巨大黑洞無底深  
 不見影污泥濁水  
 紅色高音喇叭  
 窮頌血浪  
 繩子綁得緊緊的  
 慘白雙手  
 目睹自身亡命的癱軟

不可名狀的夕陽恐懼  
 樹木草叢中細雨飄揚

2011年7月15日於  
 新澤西山野新村

■ 李斐

## 輻射魚

終於躲開了掠食者的追捕  
 就像在陸地上的熱帶雨林  
 海床低層豔麗的珊瑚礁海藻海葵  
 建立一座天然防災區  
 海洋水族冥冥中有所喘息  
 在日本東北角海岸深處逍遙  
 海洋生物有幸享受片刻生命自由  
 因為膽怯人類不敢受用輻射海鮮  
 鯊魚的胸鰭和背鰭就不怕被砍下  
 沒有被割掉導航舵被拋棄而死去  
 海鰻海龜海膽海參團聚深海花園  
 鮪魚鮭魚銀魚金槍魚比目魚大游  
 大擺在家鄉蔚藍海洋搖籃  
 蝦蟹龍蝦帶子性蠣逃過做刺身  
 壽司陪伴芥醬分屍的命運  
 食物鏈主宰者細嚼也該細思  
 欲求昂價與美食膨脹的口慾  
 生物鏈重大破壞濫殺又濫捕  
 大自然做裁判來反擊若惹怒  
 給弱小生物平反作修正保護

2011年4月11日紐約

■ 蔡可風

## 我欲乘風歸去

穿越了時光隧道走進了  
 未來 還是過去？  
 我 行色匆匆  
 竟忘了計算經已  
 走過了多少個哩程  
 花費了多少個酣夢  
 才到達了這個時空  
 要牢記 所瀏覽過的景觀  
 所遭遇過的人物  
 所當道流行著的  
 文字、彩繪、歌曲 又激揚起  
 怎樣一個光怪陸離的大時代了  
 好去啟迪 是否與古相通  
 與今相通  
 與未來相通 怕只怕  
 不過是把腐朽延續至於無窮  
 遙望處  
 有一個若隱若現的精神黑洞  
 在黑洞的門楣兩側 寫著  
 天地無門 恁憑進出  
 精神各別 偏向相逢  
 驀然悟道  
 該還這副對聯 一個許諾  
 把骨灰了歷史的所有列祖列宗  
 連同 我的骨灰  
 夢的骨灰  
 過去現在將來的骨灰  
 投向這漂浮在宇內的大窟窿中  
 2011年7月於紐約

■ 王克難  
一定是花

### 綠色信賴

床第氣候  
 跟星星打賭  
 也是自由的捆綁  
 聖歌取得

### 山谷百合

所有的鬧聲都從翅膀而來  
 美人魚香的濕髮

從未看見顏色  
 不是夢  
 不是霜

### 彩虹不表現的

一粒百色永恆的灰塵  
 一滴破碎母音的眼淚  
 睡前生長的桂冠  
 音樂像得獎的感情

2011年爾灣

## ■陳銘華

### 譬如朝露

詩和詩人  
愛和造愛  
花和花瓶  
的關係

2011年5月23日

### 詩人

不一定自投網絡的  
我們 愛戴虛擬的帽子  
聚會 吹水 膨脹  
日日三省赤裸的身體  
出門時前邊擋中央  
後邊忽悠一抹輕愁  
回家時沾沾自許高級知識份子  
卻又憂心忡忡說廣東話的人們  
大喊簡稱——  
“高知”

2011年6月23日

### 中國良心

詩歌一樣斑斕  
蘇丹紅 孔雀綠  
三聚氰胺 二氧化硫  
去去去 喝奶去  
大家一起修練  
兩岸一氣塑化  
三清

2011年7月23日

## ■李國七

### 搬家

最近搬家，離開上海遷入北京，天子腳下。不管北京房屋仲介，還是上海房東，總是設法搶錢。上海房東強調押金不能全退，因為可能發生的不知名費用，北京房屋仲介要馬上交錢，而且一拿就是一整年，理由是過了今天，不知道未來如何。還有各種潛伏暗藏的費用，沒錢甯談。

後來我聽到吳書記7-1建黨重要講話——是腐敗，腐敗到了骨子裏金錢方面的無盡索求（從朝廷到民間，沒有例外。）簡直活脫扮演外婆的大灰狼

8年前，我進入一座海上的城市  
當時夏天颱風刷過街道  
婉約的小姑娘雪中送炭  
一把借傘的手，還有切切的囑咐  
猶如空中盛放的白玉蘭  
芬香、溫馨，民性堪稱純樸  
走進農民生活的角落  
熱情款待與厚道態度  
憨厚與善良，撲面而來  
北上南下，陌生人的善意  
點燃無盡的關懷與能量  
當年尚未進入新世紀  
黑心食品、假冒、仿冒  
尚未駐紮人心人性

從北京到上海，再轉回去  
乘坐時速一小時300公里的高鐵  
窗外建設中的城鎮  
拆的建的如火如荼  
一派處於金字塔頂端的盛況  
身邊小年輕卻說：貪污，貪得無厭  
凝望他的黑眼瞳  
他苦笑：房價、醫療、教育  
三座大山的往身上直壓

## ■于中

### 為了心情

為了心情  
我渴望一首詩的成熟  
如葉子在陽光下  
穿上金裝  
卻吊兒郎當

總為了心情  
我撿拾每片落葉的失望  
重新裝潢  
再擺出迷惘之樣

更更為了心情  
我沒有其他奢望  
當詩篇歸根的那一剎那  
落葉已成熟地  
不再流浪

2/17/11 寫於休士頓

我想笑，卻笑不出來  
那些年的人心炙熱，陶淵明的田園派呢  
天上雲卷雲舒，雲是不知道  
就是知道，雲，能夠做什麼呢？  
夢與理想是愈行愈遠愈無聲，除了錢  
沒有錢還是不可能地

我想起早先看到的寶馬女  
寧願坐在寶馬里哭泣  
也不肯坐在自行車上歡笑  
我想起女孩所有的幸福  
只剩下奧迪與迪奧  
哪怕是老死還死捉金錢不放

抵達北京南站，排隊  
黑車是無所不斷  
與牆面規勸不坐黑車的大字  
形成強烈對比  
身邊的人問：坐不坐黑車？  
我偽裝聽不到  
我只想問：除了錢  
就沒有什麼了嗎？

## ■ 遠方

### 流星

1、  
仰望星空  
可以敞開心扉盡情傾訴  
也可以窺測天機蔔算命理  
只是請記住  
不要抱怨  
你看那顆耀眼的流星  
從西北角劃過  
正鄭重其事地  
解釋給你看——  
人類的寂寞孤單形影相弔  
不過是萬古一瞬  
如此而已

2、  
流星下成雨  
並不稀罕  
稀罕的是打濕你的睫毛  
或打濕你的夢  
就看緣分了  
也許有那麼一天  
你半夜醒來  
流星雨正斜打著窗櫺  
叮噹作響  
調侃你一時的錯愕  
濺濕彼此邂逅的驚喜  
許個願吧

■ 豎起木耳

嚴志章  
抗議  
卡車尾隨卡車  
同聲  
一氣汗染  
夜籟

寤

2011年寄自加拿大

## ■ 楊璋

### 飛度情人劫

我用針尖刺在夢上，夢滴出了水藍色的果汁  
空氣中漾著橘梗、百合和罌粟的甜香味  
你在晨光霧色裏降臨，走入萬箭的光芒  
眼角眉梢，洶湧流淌著攝人心魄的笑  
九千隻黑金雕震翅而起，電閃雷鳴  
雨滴如同破碎葡萄，滴在我臉上  
閉上眼，將跨越最明亮的黑暗  
渡心靈的震顫，來到你面前  
奉獻出我全部喜怒和哀樂  
只求前續與你一期一約  
生生世世的粉身碎骨  
在佛五百年的祈禱  
林間風聽見期許  
它低頭不說話  
靜默，歡樂  
心花綻放  
那一場  
情人  
劫。

若  
春風  
能帶走  
踟躕寂寞  
翻然而至的  
便不會是愛情  
詩文未落的白紙  
夢裏變回一片森林  
那些冰冷沸騰的團圓  
可曾是你夢境中的風景  
我曾在春光裏看過佛的笑  
千百年冷眼看人間悲歡離合  
咩咩叫的毛衣尋找走失的綿羊  
每人披星戴月從搖籃奔跑到墳墓  
雪花在臉上撲出一枚枚的濕軟甜蜜  
記憶狹路相逢，一刀劈來，讓人落淚

## ■ 長篙

### 拐杖

我想擁有這樣一支筆  
她能陪伴我一生  
支撐著  
不會倒地  
  
擁有她  
於泥濘中不會滯留  
於攀越中增添力量……  
  
至於書寫些什麼  
只有  
大地知道

2009.10.17

### 響水之後

纖弱的神經  
緊繃著  
妳的區域  
耳目四處佈局  
  
是獵物還是對手  
逃避還是戰鬥  
虛虛實實  
  
在這個世界  
謠言總是逼近真象  
  
只要壹滴水響  
波紋便泛濫開來

2011.2.19 湖南

我見的是勇敢的綻放，而非孑然的迷惘  
眼眶盡裂的熱漲暖痛，和藹可親地活在心  
溫和地說，不要害怕往前走，也別害怕停下  
2011年寄自波士頓

## ■謝青

### 大 樹

我洒脱地  
屹立在這裡  
呼吸著  
四方滂薄大氣  
晨觀日出  
揉合自我意向  
深悟人生短暫而哀傷  
猶如我之存在個體  
幼失雙親  
記憶中是飢寒與哭啼  
為了填飽肚皮  
稚齡也得學打掃手藝  
在大時代浮沉中  
人人都升格為戰士  
地球自由人  
坎坷的浪子  
恍如許多自然景象  
稍長克勤苦修  
是故我無意瀏覽  
花卉開遍春野  
似處身搶錢之邦  
夏日炎炎  
大地燥熱  
時有輕重灼傷  
秋來金風蕭瑟  
葉落樹枯  
像少數自鳴清高者  
實為鑽牛角尖之徒  
寒冬來臨  
風雪逼人  
冰花飛上樹梢  
如有半片騷氣  
殊非我所要  
寧受長年寂寞之困  
期在夢中慰藉親情  
我來自海島

## ■冰花

### 六月風情

藍天離我越來越近  
踏著白雲走進心扉

六月的花園  
每晚都有新的幼芽冒尖  
每晨都有新的花朵綻開

六月的海洋  
擁抱藍天的夢想  
舞動浪花的翅膀

一葉白帆駛向遠方  
輕輕拉勻了  
藍天和海洋的色彩

臨風的岸上  
兩棵椰子樹手挽著手  
解不開六月的風情

2011 寄自馬里蘭州

有多元新文化  
正在傳播  
高昂的歌唱  
接軌著我的聲音  
像海上的風  
吹遍地球  
像大樹  
屹立在這裡  
歡欣颯風飄揚  
呼吸滂薄大氣  
在悠長的沉思中  
追思著  
遠方的詩魂——

2011. 6. 6 於紐約

作為父親，  
我覺得自己的昨日，  
更像落花，  
一瓣一瓣地掉落下來，  
在孩子這樣的樹下，  
默默化為春泥。

希望對孩子有一種營養，  
說不定孩子不覺得：  
這是一種營養。

等到有一天孩子們成長之後，  
發現這泥土真的有點營養。  
那時，  
這些落花已經找不到了……

人間最真的愛  
同大自然的愛一樣，  
深深地，  
默默地滲透到生命的裏面。

屋前  
圍牆裂出一道縫隙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它何時破裂  
因為沒有人曾看見它何時開始破裂  
但它以一種深刻的形式存在  
無法漠視  
無法否認  
提示著圍牆下面地基的變動  
提示著那段無法彌補的時間  
提示著如何修補的可能  
提示著如何重建的可能  
提示著主人拖延解決的意圖  
……

類似這樣的裂痕  
存在你的視野內  
存在你的視野外  
存在歷史中  
存在社會上  
當它浮現在大地上的時候  
可能是一陣地震！  
可能是一陣海嘯！

2010 於澳洲悉尼

## ■方浪舟

### 像落花

——示兒之一

### 裂 縫

## ■林明理

### 燈塔

睥睨著潮來潮往  
不經意地銜起一塊小貝石  
極目眺望  
等待每一個遊子  
等待船歌和星月  
當時間的巨掌  
啃蝕莫名的憂傷

我是沙  
我是浪  
我循著足跡  
找尋曾經的疆場  
是你  
把每個期待的眼神  
照得更璀璨

### 致黃櫨樹

我看香山——  
紅黃且橄欖，  
在秋陽的斜坡，  
欣喜且悠然。

那不斷的呼聲，  
帶我到何等的極限？  
我如果追隨——  
將如何學聽法松，  
寧謐地，於萬株叢，  
不論晴雪。  
甚或夏雨。  
亦或你近旁的滿地銀杏，  
也吹皺爐灰的星空。  
霧，溜進寺外，  
風從東吹來。

2011.6 寄自高雄左營

## ■輕鳴

### 睡夢時歌唱的女人

她  
很像羅伯特·弗羅斯特詩中的  
那隻小鳥  
獨唱，睡夢時  
夜半的花腔高調  
尖利，有如冷峻的  
月牙刀  
將林中初綠的連理雙枝解析  
將田野上攝足了陽光  
金黃的麥穗和麥秸分離  
將滿山秋葉的萬千姿色割碎  
將美殘缺得淋漓凜冽

她，渾然的胸脯連綿起伏  
沸滾白熱的岩漿深藏

### 現代詩人

將經典的精裝破碎拋灑荒原  
潛入海底，追逐黑鳥相中的美人魚  
下雲梯，一失足踏出構思的步驟  
夢中的靈感真切，口水淌成佳作

水自來腐朽  
流動也要發臭  
超人飛來飛去，忙著  
用天平權衡時差的輕重

擺渡收費安檢防範措施嚴密  
過馬路大意被汽車撞殘  
象狼一樣，餘力不遺、時機不失  
時務不識，總要嚎叫洩露本性

打破契約的神聖  
奪得話語的權力

## ■夏子

### 夜讀

夜徘徊  
黑幕下封鎖  
疊嶂層層，我是爾  
孜孜於斗室裏  
昏暗的自縛  
文字是叢林，堆疊  
我累世的困頓  
如山

生之苦  
似無稽之惑  
滾滾將我席捲  
自書海中騰升，一頁  
赫赫言談  
教天下蒼生  
要冷對癡狂

幻想終有一種變異  
是他日蝶的破繭  
從這蛹中化生一只  
有機的荒謬，就著燈火  
迷惘笑看  
今夜的苦吟

如果生是如此蹣跚  
與其獨行  
我寧願從此沉睡  
然後，蓬蓬然轉身  
夢作莊周

卻被關進擁擠的瘋人院  
牆壁的冷漠、內心的黑暗  
直面，自白自哀自殘的自戀自願

2011年寄自馬里蘭州

## ■柳青青

### 蚊子四唱

#### 1. 正中偏東

總有幾隻蚊子  
覬覦著我  
又肥又白的肉

特別是那塊油膩的  
又滑又嫩  
像塊和氏璧  
白裡透紅  
位於正中偏東

#### 2. 抽脂

基因突變  
蚊子嘴上的吸血管  
突然多了條  
吸油專線

此後  
雙管齊下  
中東油國  
又多了條生財管道

#### 3. 隱者

從前蚊子  
氣若游絲  
雖說  
防不勝防

現代蚊子  
駛隱形戰機  
此起彼落  
在一片賊喊捉賊聲中  
防無可防

#### 4. 蚊人

一張針孔機

## ■冬夢

### 重溫 1989 年 電視畫面

拒絕遠行  
你說的是今生  
還是來世

煙大霧濃  
時刻是死別  
還是生離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  
為什麼塵封了  
竟無一人敢於對看

幾時你會醒來  
在媽媽的懷裡  
還是在情人緊緊的泣擁中

一束白雛菊  
他們染血的雙手捧過  
從此再沒有開花

一群黑蝴蝶  
飛過天空安然翻過門牆去  
時間赫然停頓在六時四分

2011 年寄自香港

針對著  
窮人的骨髓

蚊子身上  
流著人  
一樣的血腥

2011 年寄自多倫多

那玻璃背後的綺麗眼睛  
透過銀閃閃的鏡面  
凝視她活色生香的  
一堆器官：

噢，這群極富觀賞性的寶貝兒  
眉，眼，鼻，唇  
興許還有十根  
懂些手藝的指頭

可她也自認有點兒頭腦，譬如  
有時在理論中爭奪  
有時也，時髦的談談  
她不疼不癢的權利

而鏡面太誠實  
分明只見  
一堆支離破碎的豔麗  
中規中矩的跟那兒待著

### 未 遂

倫敦的夏天來了  
天空藍得要命  
藍得  
我們想謀殺它

你說：去吧。微微抖動  
無辜的睫毛  
我當真拿來菜刀  
可最終，我倆一事無成

後來烏雲像墨汁，浸透天空  
不得不看雨點的劈哩啪啦，使我  
懊惱的想了想：  
謀殺或者謀殺未遂，究竟  
誰更勇敢？

現在的天，半灰半藍的  
我像大多數的快樂者  
分辨不出

可我的快樂是裝的

2011 年寄自倫敦

## ■ 達文

### 禪辭 之三

人們一思考  
上帝就發笑  
米蘭昆得拉  
這樣忽悠你

有誰拈花  
假裝漠視  
眾生似乎仁慈的  
萬千皮相

而我  
真的需要  
冥冥之中  
嘲弄我的  
藉口嗎

### 無法頓悟

有一種聲音我總是聽不到  
每當我凝神貫注  
霞光黯淡了

懸崖下  
我的剪影默默耕耘  
咀嚼著大荒

### 歡樂女人

你曾是鳥兒  
半空中的歌  
當我邁步向上 驟然沉默  
留下一片草影

然後你是湖水  
蕩漾著妊娠斑  
和雲層下  
我的茫然若失

清光緒二十九年  
我們終於來到渡頭  
妻握著孩子的小手  
高高地向我揮來  
我們越洋過海  
起起伏伏不知多少個日子  
終於上了岸  
……  
漸漸地  
我們熟悉了鐵路的轟隆聲  
長年累月在焚燒的天空下  
膚色已然變黑  
命運的枷鎖  
扣緊每一寸筋骨  
佝僂著的身軀  
已不敢再挺直

## ■ 伊尹 一八四九

### 商禽之間

溫健騮曾經問你  
“那麼，你是否有可能要停止你的創作呢？”  
你沒有回答  
他也沒有再問

我很奇怪 你  
究竟有沒有想過  
反問他這個問題  
雖然你沉默了  
而他  
是否猜到你的心思

在他逝去後  
你  
也終於以死亡  
回答了他

而他  
更早的逝  
又如何回答你的那個

## ■ 彭國全

### 水珠

“一滴水反映出太陽的光輝”  
這句吹捧的頌辭  
曾響噹噹，噹噹響過了  
一個發神經的時代

一顆水珠 反叛  
一蹴，掙脫了溪流  
野孩子般跳上綠葉耍樂  
拉緊一根最強烈的光線  
拴住太陽當玩物  
放風箏

### 白眼

冷得堪稱絕世的  
豈是造化中  
經鬼斧過的  
冰雪

許多年過去了  
白白想起那時一瞷即可剝奪尊嚴  
來自政治加工  
會生寒到凍死人的白眼  
竟然立刻傷風感冒  
有一股冷氣  
掀動肺腑 竄上咽喉 噴出鼻腔  
轟然打來一個好厲害的噴嚏

在鼻樑聳起皺褶的剎那  
眼瞼趕緊下闌  
才保住眼珠子  
沒有拋了出去

2011年寄自紐約

# 難得一見的陳年好詩

◎向明 摘錄

——摘自 1986 年歐洲出版的《CHINA CHINA》

## ■方旗

### 端午 (Dragon Boat Festival)

穿起古時的衣裳  
遂有遠戍人的心情  
江南的每條河上都有船隻  
各自向上游或下游尋去  
呼喚魂隨水散的故人

## ■楊喚

### 鄉愁 (Home-Thoughts)

在從前，我是王，是快樂而富有的  
鄰家的公主是我美麗的妻  
我們收穫高粱的珍珠，玉蜀黍的寶石  
還有那掛滿榆樹上的金幣

如今呢？如今我一貧如洗  
流行歌曲和霓虹燈使我的思想貧血  
站在神經錯亂的街頭  
我不知道該走向那裡

## ■紀弦

### 吃板煙的精神分析學

(Psychoanalysis of a Pipe-Smoker)

從我的煙斗裡冉冉上升的  
是一朵蕈狀的雲  
一條蛇  
一只救生圈  
和一個女人的裸體  
她舞著，而且歌著  
她唱的是一道乾涸了的河流的泛濫  
和一個夢的聯隊的覆滅

## ■白萩

### 雁 (Wild Geese)

我們仍然活著，仍然要飛行  
在無邊際的天空  
地平線在遠處退縮地引逗著我們  
活著，不斷地追逐  
感覺它已接近而抬眼還是那麼遠離

天空還是我們祖先飛過的天空  
廣大虛無如一句不變的叮嚀  
我們還是如祖先的翅膀，鼓在風上  
繼續著一個意志陷入一個不完的美麗

在黑色的大地與  
奧藍而沒有底部的天空之間  
前途只是一條地平線  
逗引著我們  
我們將緩緩地在追逐中死去、死去如  
夕陽不知覺的冷去，仍然要飛行  
繼續懸空在無際涯的中間孤獨如  
風中的一葉

而冷冷的雲翳  
冷冷地注視著我們

## ■向明

### 井 (The Well)

投我以長長索子  
而不是來丈量我的汲水少女們  
來了復走了  
盛滿滿重量於她們的銅瓶

留我以空泛  
以深深隱隱的激動

我欲接納一朵鬢花的漣漪  
一個淺笑  
或一次顧影

而她們說  
太深沉了  
且有點冷，顧及於一小小迷信

## ■洛夫

### 湯姆之歌

(Tom's Ballad)

二十歲的漢子湯姆終於被人塑成  
一座銅像在廣場上  
他的名字被人刻成  
一陣風

擦槍此其時  
抽煙此其時  
不想什麼此其時  
(用刺刀在地上劃一個裸女  
然後又橫腰把她切斷)  
沒有酒的時候  
到河邊去捧飲自己的影子  
沒有嘴的時候  
用傷口呼吸

死過千百次  
只有這一次他才是仰著臉  
進入廣場

## ■張默

### 楓 葉

(Maple Leaf)

數理著一條條鮮紅的脈絡  
我發現我們同是在地球的某一圈

你的眸子一直朝向北方  
朝向我鄉我家的老屋  
烹飪著我的鮮紅的瞭望

## ■余光中

### 雙人床

(The Double Bed)

讓戰爭在雙人床外進行  
躺在你長長的斜坡上  
聽流彈，像一把呼嘯的螢火  
在你的，我的頭頂竄過  
竄過我的鬚鬚和你的頭髮  
讓政變和革命在四周吶喊  
至少愛情在我們這一邊  
至少破曉前我們很安全  
當一切都不再可靠  
靠在你彈性的斜坡上  
今夜，即使會山崩或地震  
最多跌進你低低的盆地  
讓旗和銅號在高原上舉起  
至少有六尺的韻律是我們  
至少日出前你完全是我的  
仍滑膩，仍柔軟，仍可以燙熟  
一種純粹而精細的瘋狂  
讓夜和死亡在黑的邊境  
發動永恆第一千次圍城  
惟我們循螺紋急降，天國在下  
捲入你四肢美麗的漩渦

## ■羅青

### 甘 露 (Dew)

他們說我不該隱居在那麼高冷的山上  
更不該工作在那麼深遠的谷底  
說我不該整天關在不同的屋裡  
用瘦如枯枝的手掌  
畫如夢如幻的白雲  
畫得滿牆滿地都是  
他們卻不知  
每當黑夜從我去的那個地方回來時  
牆上地上那些多采多姿豐滿無比的白雲  
便會悄悄飄了出去  
在最苦最早的地方  
化做雨聲陣陣

## ■林煥彰

### 中國 中國

(CHINA CHINA)

1  
攤開右掌的多河川的版圖  
上地理課的時候  
我總是茫然的被棄置在一個不知名的港

(而小小的島是什麼？船是什麼？鞋子又是什麼？)

左手那邊無疑是我們來自的地方  
有黃河多支流的掌紋  
長江多洶湧的波浪  
以及綿延不絕的萬里長城

(而伸出中指就可以終年望見雪的，  
是我們的喜馬拉雅山嗎？)

攤開我的雙手，多掌紋的雙手

上地理課的時候  
我總是忍不住的，  
呼喚著你  
中國 中國

2  
設想杯子被捏碎了以後  
我該怎樣在掌中找血  
在血中尋你

生命呵  
原是一條河流  
第一次在我體內走遍了祖國大陸

而山在見證  
海願涵納  
縱流盡了我脈管中的血  
躺著的河床也會甲骨文一般的寫著你

寫著我  
中國 中國

(1967 寫於南港，收在  
《無心論》1986.03.初版)

(這本英文詩選是 1984 年比利時詩人喬曼·卓根布魯特來台，與台灣詩人交，認應將在台灣的中國詩人作品向歐洲介紹，乃籌劃、選詩、譯詩，歷兩年功夫、於 1986 年在比京布魯塞爾出版。由余光中、張蘭茜、許達然、陶忘機等人英譯、劉奇偉、王藍、李錫奇、陳明憲、羅青等人配畫。封面畫作為何懷碩現代水墨作品。翌年由此英譯版本而轉譯成德文及荷蘭文在歐洲發行。書名《CHINA CHINA》係緣自林煥彰於 1967 所寫〈中國 中國〉一詩。)

## ■阡陌

### 春 祭

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  
一隻後現代的鷹  
被污蔑成不孝者的同黨砍了頭  
劊子手是飛不過滄海的蝴蝶  
它們殺孽過重  
一起飛翅膀就會滴血  
獅子在很多年前  
就遷徙到了這個村落  
飲食著河水裏長滿紅頭髮的魚  
水杉像墓碑林立  
墓誌銘日夜向東流逝  
天生癡呆的孩子叨著口哨  
不知從哪間房子裏飄然而出  
頭頂烈日在十字路口引導車流  
黃昏他遇見裸奔者  
在方言熙攘的菜市場  
擦洗傷口上的鹽  
那些暴露的圍觀者  
就像勃拉姆斯樂曲的某些音符  
散發出陽痿的氣息  
它們赤裸著闖進他的瞳孔  
突然嚎啕大哭

## ■山水怡人

### 閃光的根鬚

要養活高處的花枝葉果  
根鬚就要把自己深埋在貧瘠處  
朝苦難不懈勞作  
夙夜提取泥土的精髓作畫  
描繪出草綠芳華

放棄高枝走下來  
花枝葉果才能看到根鬚的情形  
只要打開感恩的心扉  
光明和風就會輕快徐來  
愛的事物就會擠來面前閃光

躬耕的鄉村隨日子翻動畫卷  
張張風雨過往的畫面  
叢生在春華秋實的根鬚上  
枝繁葉茂的田園風光  
散發出最為律動心靈的神韻

根鬚挺起萬里河山  
作物經萬般愛撫後丰姿綽約  
堆積如山的五穀雜糧  
可以輕易退去身體的饑寒  
卻為何遲遲退不去鄉村的隱痛

## ■無那曲

### 2012 年後

假如一個偉大的預言就要實現  
你還念念不忘那幾支破股票做什麼  
2012，世界末日，距現在還有三年  
三年，足夠花光這一生的積蓄  
足夠周遊世界一遭，與鍾愛的人  
如果相濡以沫的人不值得你愛，  
由她去吧  
還能做什麼？做愛，不再需要避孕  
他們也長不過三歲  
做官，三年一升，扶搖直上  
還能上個小臺階，還是做個好人吧  
如果你還有良知，請保守這個秘密  
讓地球上的生靈依舊有序地活  
你走出影院，長吁一口氣  
慶幸沒被岩漿掩埋、海水吞沒  
你細數這一路的花費：

路費 30、觀影票 30、停車費 20……  
唯一忘了買個口罩，在這人擠人的步行街  
還忘了甲流、禽流、豬流，消聲匿跡的非典  
某新聞說甲流在歐洲變異，又死數百人  
你還忘了地震、洪水、暴亂、戰爭……  
回去的高速公路上，堵車  
八車連環追尾，你緩緩從旁駛過  
那景象讓你想起另一部電影《死神來了》  
人類，萬靈的統治者  
未必是 2012，但總有滅亡的那一天

## ■劉慧

### 像油菜一樣愛

在皚皚白雪裏泛起一片綠  
在凜凜北風中獨樹一面旗  
不羨慕臘梅獨傲萬黃  
只在群枯中煥發生機

不是牡丹，卻有高貴的金黃  
不是桃花，也會熱烈地爭春  
開一個驚濤駭浪  
放一團奇馨異香

別輕視那細黑的果子  
它能榨取美味香油  
乾枯過後的梗杆  
是灶堂煮酒的好柴

我願像油菜一樣愛  
在蕭條的冬季裏為你吐綠  
在明媚的春光裏為你蓄蜜  
在一日三餐的菜色中為你滴香

### 這個春天

這個春天像場凍花雨般無奈  
在電腦前的兩尺地板磚上紮根  
陳年舊事也瘋狂地胡亂發芽  
一眨眼，麻雀就嘰喳出一屋的青苔  
去野外尋找自己遺失的花柄

卻撿到別人丟掉的果子  
我的翅膀早年飛上了天空  
現在，我靠自身的鱗片爬行

這個春天困頓在原地未動  
貪得無厭者遭受了春潮災難  
麻木不仁者被雷電砸醒  
而我只把這些消息攬入懷中

我知道，寒氣消融之後  
一定有一些芽為著我而發  
它精心收集周圍的每一縷陽光  
它奮力抵禦四面八方的每一絲寒流

## ■ 范如虹

### 寫寫木木

以遍地的文字做鋪墊  
我找不出一個詞語來描述你的輕盈  
我知道今晚如水的月色  
只能扶著一縷相思滄桑地行走  
一隻噴吶裏的宿命鳥  
已經在一場雨季裏找不到回家的路

翩跹的蝴蝶遠離慾望  
在一朵朵桅子花中採擷甜蜜  
去溫暖愛人的紅唇  
源於小山丘的樟松樹下  
夕陽西沉的黃昏  
已悄悄裝進了分別的行囊

突然而至的雨讓愛情手忙腳亂  
讓我的骨頭隱隱生痛  
恨不得幻化成風成雨  
可以時常敲打你的髮鬢和笑容

## ■ 千門悠客

### 角落的深處是 一份孤獨

斧頭放在角落  
父親老了  
用斧頭的歲月一起被放在角落  
角落的深處是一份孤獨  
孤獨者不是斧頭  
孤獨來源於父親的身影  
斧頭滿身鏽跡  
那種色調與冰涼的角落組合成一幅  
滄桑的畫面  
這個畫面被我寫在詩中是溫暖的  
我要給它注射生命  
至少在這一刻是具有生命的意義  
父親確實老了  
和斧頭一起老了  
老了的父親有孤獨的身影  
斧頭沒有  
它只是一塊被遺忘的鐵  
而只有給它注射生命的那一刻  
才能體會到什麼叫孤獨  
被歲月遺忘的孤獨  
在角落裏鏽跡斑駁

## ■ 愛歸零

### 月色下開出一朵 匿名的花

夜晚出生的風，攜帶白天勞作的體溫  
我試圖把明月抱在懷裏  
影子的呼吸，就不會有半點閃失  
被波光反覆推送的船，在時光  
駕馭的流水中  
讓一首老去的童謠，越走越遠  
逆水的魚兒，你就假裝若無其事吧  
我敢肯定，此刻的村莊  
柔美動人，桃花一定開出了情人的眼睛  
隱約觸摸到的狗鳴，和內心的顫動  
早已波及到泥土的骨骼  
被時光追趕得無家可歸的蟲子  
在枯瘦的枝頭，開出了一  
一朵匿名的花

## ■ 悠悠空塵

### 七十二度側臉

說到七月。明月。  
欲說還休。  
深夜胸口總有些疼痛顫慄、揪心  
在遠方突然而至  
彷彿我所熱愛的文字逐一  
被燭光灼傷。風向標。薔薇。  
閣樓上出現的女子，目光始終趨於  
同一地平線。這裏有小橋流水，這  
裏有鳥語花香  
你斷斷續續走來，詩中驚出了煙花

## ■ 張永倫

### 四月

我失蹤已久的花朵  
燦然綻放在四月  
草原上的馬匹  
馱著多少個朝代輪回  
那個倚窗賦愁的少年已褪盡憂鬱  
將宋朝的情人  
悄悄在一朵花中喚回

我騎著馬繞過伊的窗前  
那時月色餵養的嗅覺  
已在馬的眼裏萌芽  
好不容易將自己拉回 2011 年  
又在四月的湖畔  
復蘇了幾世的記憶

趁月色漸隱  
時光在月亮背面消停  
我起草一生第二次的謀略  
爭取脫盡前生蝶的癡狂  
以免好不容易認出的情人  
再從一朵花中返回

我一再將自己鋪展  
讓自己的海域無限延伸  
在適當的時候  
我會聯盟四月  
偷窺在我海裏仰泳的情人  
讓她無意澆濕的花瓣  
被我的熱情烘乾

## ■蒼涼情感

### 結 腸

一條爬山路 繞了很久  
終於在心腹處找到  
同謀

### 鏡 頭

胳膊彎挽著平淡幸福  
相互攙扶六十六  
正是夕陽紅

### 驚 變

狗嘴裏叼著一塊烏鴉丟掉的肉  
也不知是誰喊了一聲  
天下黑鳥都姓白

## ■根瑤

### 南方一些地方

南方，不只是盛產  
才子佳人，也有大量繁殖蛆蟲的  
一些溫床

恣意吮吸善良百姓血的蛆蟲們，無論  
如何作心安理得狀，背後總是有民眾在  
咒著——

“這些民間的法西斯天理難容”

在南方一些地方生活，或許  
柴米油鹽會貴點兒，但取火  
有時候倒是方便些，因那兒的  
黑，卻也易讓人想起要點燃詩的  
火把

## ■心靈之舞

### 三月，愛的段章

1  
雪地中  
我走著你指引的路  
酒和腳印都醉在路上

我是被你的簫聲逼瘋的人  
那些雪花如是說  
請放下那憂傷的簫

我喜歡  
你吊著鈴鐺的笑聲  
為我指路

2  
“如果簫聲再起  
你希望是什麼曲子？”

“你要把  
一支〈越人歌〉  
投放何處？”

憂傷，吹著憂傷  
你濕潤的情  
是我欲罷不能的望

3  
我是你活著的死囚  
在你翻來覆去的拷問中  
拉緊鏈條

我只能  
從你憂傷的曲子出發  
抵達你的靈魂深處

再用柔軟的詩句  
勾引你  
將你誘入騾動的征途

## ■曾繼強

### 橘子洲頭

此刻，我站在橘子洲的源頭  
湘江離我北去  
滔滔江水雄赳赳氣昂昂地  
向我湧來又離我遠去

我，做為一個崇拜者  
站在水之上  
就是一顆塵埃  
輕、渺小，帶著莫名的憂傷

我除了感歎  
我還能給你帶來什麼？除了  
讓你一遍又一遍地沖洗  
我還能做什麼

甚至，我不能認識自己  
此刻，我微小的像一粒沙子  
風和雨在把我一次次打磨  
花朵的色彩是一種絢麗的假象

但是，我仍然愛，熱愛  
我一遍一遍地愛著美好  
如果你要我說，比熱愛還愛是什麼  
我必定將說出，更愛

## ■梨鄉阿軍

### 送戰友

用跨越障礙的技巧  
子彈飛行的速度  
把隨風飄搖的第一片落葉  
扣在自己的手心

你的指尖有了一絲涼意  
這個季節像往昔一樣  
下起了淅瀝的小雨  
和著季節的風  
淋濕了你洗得發白的軍裝  
也淋濕了你被北風吹涼的心

我的戰友親愛的弟兄  
把汗水打濕了一遍又一遍的往昔  
把淚水澆灌了一遍又一遍的艱辛  
連同血水浸染的軍功章  
一同打進那曾經跟隨你轉戰  
南北的背包  
你站在曾經戰鬥過的土地上  
莊重地舉起右手  
灰濛濛的天空一下子  
被送戰友的歌聲撕開了一個口子  
沉重的戰友情一起掉下來  
淹沒了整個車站

## ■沈凡

### 錯 過

既然你是含羞的低下頭  
為什麼在我們擦肩過後  
我的回眸卻掠不到你的目光

既然你曾小心翼翼的敲響我的門  
為什麼當我從你的視窗走過去時  
卻讀不到你簾裏透出的燈影

既然你說捧給我的是一枚小小的石榴  
為什麼當我虔誠地把雙手掀開  
落入我掌心的卻是一枚落蒂的梅子…

## ■唐軍林

### 無眠的燈

月亮累了  
躺進雲裏

鳥兒累了  
迫不及待地宿進窩裏  
你累了 還念念不忘地  
站在那 等著誰

深邃的黑  
逐漸吞噬眼前的村莊 樹林……  
許多肉眼可見的東西  
由遠及近地消失  
你怕 有人深陷在漆黑裏  
久久未睡

## ■行迎

### 讀杜甫

五千漢字  
春夏秋冬  
被一張薄紙  
打磨得越來越瘦  
一襲破破的青衫  
展露著漏洞百出的一生  
江湖載舟  
縱使用酒也穩不住  
這搖搖晃晃的征途  
從此逝去  
十年風雨  
飄白的青絲  
依然平仄出  
另一首茅屋為秋風所破  
歌

## ■郭密林

### 南嶽 二首

#### 毗盧龍鳳溪

從南嶽的血管  
噴出來  
唯一一部

活潑亂跳的  
經書。

大自然  
最清澈的語言  
流淌在  
山與山最深的  
傷口……

比釋迦牟尼更遙遠  
比老子更老  
比禪宗更禪味的詩！

## 天地白茫茫

雪一夜  
整個南嶽  
空得  
只剩一瀑  
潺潺的  
木魚聲了

偶爾  
東一句：晨鐘  
西一句：暮鼓  
白茫茫的衡山  
就顯得格外的  
空曠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魯行

### 從海邊撿回的詩

#### 大 海

大海就是一隻大搖籃  
鋪著白花藍土布床單  
只要你投進她的懷抱  
准能搖回歡樂的童年

#### 港 口

港口是船的旅店  
船沒有自己的家  
它在這裏投宿  
也從這裏出發

#### 帆

一支鵝翎筆  
寫滿紙 風濤

#### 漁村炊煙

炊煙是太陽的繩梯  
清晨攀著它爬上天  
黃昏順著它溜下海

#### 寄居蟹如是說

這居室是有那麼一點狹窄侷促  
可比起廉租房也住不起的打工族  
俺已經非常知足

#### 招潮蟹

招潮 招潮 舞著那只巨螯  
但是當潮頭真的湧來時  
嚇得早躲進岩縫裏去了  
“好龍”的“葉公”還真不少

## ■林小東

### 影 子

炫耀的陽光  
總把影子  
照得比人的個子  
高大

所以有人  
指著影子說  
喏，這就是  
我

### 走向和諧

山路在迴旋延伸中  
關開荊棘  
卻見前方  
冒出一座  
又一座  
森林

2011.06.30 越南

#### 海 鷗

我欲登車離去 不遠處  
難分難捨的大海喧嘩著  
不停揮動手中的白絹帕

#### 聽 濤

海螺死去以後  
變成一隻耳朵  
伏我書案一隅  
夜聽遠方濤聲

2010年8月草于青島海濱  
2011年仲夏寄自河南信陽

## ■非馬雙語作品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 中秋月

知道  
所有  
回不了家的  
暗淡的眼睛  
將徹夜不眠地凝望著她

她把自己  
打扮得  
又圓  
又亮

Mid-Autumn Moon

knowing  
those who can't go home tonight  
will all stare at her  
with sleepless eyes

she fancies herself up  
plump  
and brilliant

\*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r the  
Moon Festival is a Chinese holiday for  
family reunion

### 萬聖節

群魔亂舞——  
這一天  
戴猙獰面具的小孩  
成群結隊  
嘻哈大笑

群魔亂舞——  
每一天  
戴嘻哈面具的大人  
成群結隊  
猙獰大笑

HALLOWEEN

All hell breaks loose—  
on this day  
children use hideous masks  
to hide  
their innocent faces

All hell breaks loose—  
every day  
adults use innocent masks  
to hide  
their hideous faces

## 樹與詩人的對話

樹說

我們比人類幸運  
不必花一生的時間  
去等待輪迴——  
在冬天裡死去  
在春天裡活來

詩人說

冬天與春天  
黑夜與白晝  
每個心跳  
每回呼吸  
每次眨眼  
都是我的輪迴——  
在一首陳腐的詩中死去  
在一首嶄新的詩中活來

### A DIALOGUE BETWEEN A TREE AND A POET

A tree says  
we are more fortunate than humans  
Without having to wait a lifetime  
for the benefit of transmigration--  
we die in winter  
and rejuvenate in the spring

A poet says  
winter and spring  
night and day  
every heartbeat  
every breath  
every blink  
all are my transmigrations--  
I die in an obsolete verse  
and am reborn in a brand-new poem

## 瑪麗·康色詩兩首

◎秀陶

### 艾非斯回來吧， 回到荷里約克來吧

他們仍然愛你，艾非斯。他們要你的頭髮，要你騎著哈雷在納西維爾及孟非斯之間的大路上馳過。要你那大圓眼，挺乳房，穿緊身比基尼的女人們。“老師！”他們要我教他們像你一樣走路，說話。

我告訴他們說你已經死了。又肥又腫體重過重地死了。但是理·卡洛斯堅持你還住在他的下面。每個星期二還在收音機裡唱“瑪利亞肯塔朵拉”並在冒汽的鍋裡攪他的黑豆。而克拉雲斯叫你父親。

這些孩子們要你，艾非斯。每天他們坐著扭著嘴唇，在課桌底下扭著屁股。我在一邊望著他們望著這群小鳥，小公雞們，啞嗓子的孔雀們。胸部光禿禿的，喉嚨又白又嫩。

艾非斯，我只是一個女人，我來不了這些。我只是一個女人。他們提出了太多的問題。當我站起身時，他們指著我，瞪眼望著我的裙衩，我上衣內的乳房。

艾非斯，下次來忘掉丹佛的超市，忘記拉法頁的拖車公園吧！回到荷里約克來吧！教教這些小男孩怎麼作男人，作大男人，作愛女人的，愛紅肉的，愛58年別克的大男人吧！艾非斯呵，我會像荷里約克的大街一樣張著雙臂等你，等你那又低沉又清晰的隆隆聲。

### 男人年代

我的朋友們都吃飽了。他們走在大街的時候打著飽嗝，摸著光溜溜的大肚皮。“妳，妳，還有妳。”他們指著彷彿在分辨別克同福特、分辨左腳同右腳一樣。

是的，這些男人看來都不錯，而現在還不到春天哩。這就是男人的年代。以前儘是乾旱。一個連一個的乾旱。現在他們從樹上掉下來，裂開發芽。公園裡街巷中到處都是，就像空瓶子扁罐子一樣。

而我那可憐又可憐的老公呵，每夜都夢見自己是個風吹雨打的處男，觸礁在暗黑而不知名的異域嶙峋的岩岸。“這是什麼意思？”他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告訴他從前悲哀的日子，告訴他那空空的大床，乾旱之歌，長長的苦旱。當然每次也告訴他“我愛他，我需要他！”一次又一次。

上禮拜甚至佩姬都來電，她說“今天聞到一點肉體的味道。”然後就突然地掛斷了。我走到外面走廊上啾吸，讓汗珠及完全成熟的肌肉充滿我的肺葉。“是的”三天後我回信“甜蜜而暗香的大腿。”

譯後：

Mary A. Koncel 麻州名女詩人。此二作品譯自1996年出版之The Party Train。

# W.S. 默溫詩作選譯

◎戴珏

W.S. 默溫二十四歲發表的第一本詩集，《傑納斯的面具》（1952），被 W.H. 奧登（W.H. Auden）選入了耶魯青年詩人系列，自此默溫陸續發表了大量著作。這些初期詩作技巧相當純熟，顯示出默溫不僅“在詩手法方面……訓練有素”（奧登語），而且還喜歡擺弄傳統形式——敘事詩，商籟體，六節詩，頌歌，讚美詩，迴旋體。默溫和過往的詩人關係一直良好；他後期的詩作〈給創作者的輓歌〉便是對去世詩人虔敬的點名。他最早期的主題常帶有神話和傳說性質，而且很多詩都與大海和動物有關，且賦予了它們象徵特色。默溫敬畏自然，譴責對自然的毒害與破壞，多年來態度漸趨強烈。

〈火爐中的醉漢〉（*The Drunk in the Furnace*, 1960）代表了默溫自早期新古典主義的方向轉變。他的主題變得更加本地化、個人化。他最初的詩作明顯受了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影響，而這本詩集裏的作品則抓住了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變換的口語風格甚至其神諭性的某些特點。標題詩將一位火爐中的年老醉漢描述成了奇妙的新式奧菲歐，證明默溫成功地吸收了新的影響。聲韻上的不規則創出了一種更接近談話的新語調，（“他哪兒來的燒酒／那是個謎。可這玩意讓他保持著音樂性”）；板著臉的雙關語增添了詩作的輕快與複雜性（“spirits”既指燒酒也指好心情）。默溫找到了新的方式，來讚揚令社會不安卻能成就詩的非自覺的反傳統力量。

六十年代，默溫像很多同時代的美國詩人一樣，在聲韻的不規則和主題錯置方面做了越來越多大膽的實驗。寫於越戰升級期間的〈蝨子〉（*The Lice*, 1967）或許是他最有力的詩集，在絕望，混亂和暴力中尋求一種基本的，典型形態的經驗。在略帶超現實

主義色彩的憂鬱作品裏，默溫為失去理性的人，死人，和垂死的人打開了一片靜默的空間，讓人們傾聽。既哀婉又帶預言性質，默溫再次嘗試寫出比他以前所做的更加接近詩想像能量的作品，此時他覺得傳統形式會阻礙詩達至“觸及未實現事物時的裸體狀態”（《論開放體》）。他試圖在詩中達成“一種類似回聲但又不會重複聲響的效果。一種始終屬於它的東西：進入語詞之前的意義與結構。”這意味著他的詩很難用理性闡釋；這些詩的創作源於那種可能會令讀者著魔的經驗。

默溫最有影響的詩作刻意冥想，沒有多餘的東西，裁剪了所有標點符號，所有細節，只偶而留下一個生動的比喻或意象。繁忙，豐沃的世界被排除在外，只求簡單；事物，人物和語詞成了陰影。不在場，沈默，簡潔是默溫詩學的核心。他盡力避免誇張造作和修飾，就好像那是兒童玩物，給放到一邊，以求得一種謎一般而又暴露的現實。默溫的詩是多層面的，難以描述，每一本詩集都有所轉變，和各種詩潮流與流派都能扯上聯繫，尤其是深度意象派，另外還有新形式主義，新超現實主義，生態詩，和存在主義。

威廉·史丹利·默溫（William Stanley Merwin），1927年9月30日生於紐約市，在新澤西州尤寧恩區和賓西法尼亞州斯克蘭頓市長大；他父親是長老會牧師，默溫回憶說：“我差不多一會寫字就開始幫我爸爸寫讚歌”（《當代作家》，1966）。1947年默溫獲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學位，就學期間，他遇見了教創作的約翰·貝利曼（John Berryman），以及詩人兼批判家 R.P. 布萊克莫爾（R.P. Blackmur），他的詩集《移動的目標》（*The Moving Target* 1963）便是題獻給後者的。他在研究院繼續讀了一年外

語課程，為他日後出色的拉丁語，西班牙語和法語翻譯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礎。之後他便離開美國到英格蘭，法國和葡萄牙居住。1950年在馬約卡島，他成了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兒子的私人教師。1951年至1954年，他在倫敦生活，主要工作是為BBC的廣播節目翻譯法國和西班牙文學作品，而他最初的兩本詩集則在美國發表了。後來他短暫回過美國，一次是作為麻省劍橋市詩人劇院的駐院劇作家（1956），另一次則是作為《國家》雜誌的詩編輯（1961-1963）。1968年以後，他在美國住下，70年代末移居夏威夷的一座舊菠蘿種植園，其後他一直努力將它復原成熱帶雨林。他曾獲普利策獎（1970）和波林根獎（Bollingen Prize, 1978）。《旅行》（*Travels*, 1993）出版後，他贏得了勒諾爾·馬歇爾詩獎（Lenore Marshall Poetry Prize），並成為塔寧獎（Tanning Prize）的首位獲獎人。

譯者按：默溫於2009年第二次獲普利策獎，並於2010年成為美國第17任桂冠詩人。這裏的作者簡介譯自《諾頓現當代詩集》（2003）。

## 火爐中的醉漢

The Drunk in the Furnace

至少有十年光景

那火爐就立在裸露的溝壑中，沒有火而像一頂帽子一樣空置。那時對於他們來說它不過是一塊笨重的黑色化石和有毒的小河邊垃圾山頭的剩餘部分一起默默無聞地腐蝕，而且很快就添加到了他們的無知之中，

他們後來驚訝地

證實，一天早上，一縷繚繞的煙，如同一次蒼白的復活，搖搖晃晃地從它嚼爛的洞裏冒出來然後還談到了其他跡象，顯示有人在貫著風的爐膛裏把那有洞眼的鐵門舒舒服服地門上，在那裏建起了他的邪惡堡壘

他哪兒來的燒酒  
那是個謎。可這玩意讓他保持著音樂性  
用通條，酒瓶敲出砧響和錘擊聲  
應和他罐爛的咆哮，直到發出  
最後的鏗鏘呻吟  
他便癱倒在爐條上  
排放著的一堆汽車車座暴動的彈簧上，  
睡的像頭鐵豬。

在他們的柏油紙教堂裏  
他們的神父在一段有關永不厭膩的  
火爐口  
的經文上徘徊。他們點頭，都痛恨  
擅闖者。  
然而當那火爐醒來，整個下午  
他們的傻孩子就像受魔笛<sup>①</sup>誘惑的  
老鼠，朝它的塞壬<sup>②</sup>  
漸強聲響成群擁去，在那碎裂的  
山脊上目瞪口呆  
站成一排學習。

1960

<sup>①</sup>德國童話《哈默恩的孩子》中有位彩  
衣吹笛人，為幫助哈默恩的村民滅鼠，用  
笛聲將當地的老鼠都引誘到河裏淹死了。  
但村民拒絕付出任何報酬給吹笛人，為了  
報復，吹笛人後來又用笛聲將當地的小孩  
誘走，並神奇地消失了。

<sup>②</sup>塞壬是希臘神話中的半鳥半女人怪物  
，常用美妙的歌聲引誘航海者觸礁滅亡。

## 多頭蛇怪<sup>③</sup> The Hydra

不不死人沒有兄弟

多頭蛇怪叫我可是我已習慣了  
它叫我每人  
但我知道我的名字並沒有回答

而你死人  
你知道你那些名字我就不知道  
可是每次就在你剛說完話的時刻

雪都在裹覆中動了動

每個季節都來自一個新的地方  
就像你似曾相識的嗓音

很久以前閃電在練習  
我以為很容易的東西

我還小而死人在不同的  
時代  
就如草有它自己的語言

如今我忘了分別在哪裡

有件關於活人的事有時我們的某一部分  
能暫停死去一會  
而你死人

一旦你去了那些名字裏你會繼續你  
絕不會  
猶豫  
你會繼續

<sup>③</sup>古希臘神話中的怪物，後為赫拉克  
勒斯所殺。

## 最後幾個問題

Some Last Questions

那頭是什麼

答。灰燼

那對眼睛是什麼

答。井塌陷了還有了

住戶

那雙腳是什麼

答。拍賣後剩下的拇指

不那雙腳是什麼

答。底下有不可能的路在移動

斷頸的老鼠沿著這條路

用鼻子推血球

那舌頭是什麼

答。從牆上掉下來的大衣

袖子盡力想說話  
那雙手是什麼

答。給了錢了

不那雙手是什麼

答。從博物館的牆上爬回來

爬向他們的祖先已絕種的潑婦  
到時會

留下一條信息的

那沈默是什麼

答。就好像它有權得到更多

那些同胞是誰

答。他們製造骨頭星星

1967

## 為我的死亡周年 紀念而作

For the Anniversary of My Death

1967 每年我都不知不覺地度過了這一天  
這時候最後的火焰會向我晃動  
而沈默會動身  
不倦的旅行者  
就像一顆無光恒星的光束

那麼我再也不會

在生活中找到自己不會穿著  
奇怪的衣服

不會對地球

對某個女人的愛

還有男人的無恥感到奇怪

再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在三個雨天  
過後寫東西

聽到鷓鴣歌唱聽到雨停

還向不知為何物的東西鞠躬

1967

## 亞洲人正消亡

The Asians Dying

當森林被毀它們的黑暗留了下來  
灰燼這偉大的行人永遠

追逐支配者  
他們會有的作為全都不真實  
也不會長久  
在河道上方  
像鴨子時代的鴨子  
村民的鬼魂在天上曳過  
形成新的曙色

雨水落進死者睜開的眼睛  
一次又一次帶著無意義的聲音  
當月亮找到他們他們便成了一切  
事物的色彩

夜總像療傷一樣消失但什麼也沒有治癒  
死者像療傷一樣走了  
血消失於中毒的農田間  
痛苦這天際  
還在  
在頭頂上方季節搖晃  
它們是紙鈴鐺  
所召喚的東西沒一樣是活的

支配者在他們的死神星象下到處移動  
像一炷炷煙他們推進至陰影中  
像沒有光亮的微弱火焰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聯繫：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他們沒有過去  
還要點燃他們唯一的未來

## 願望 Wish

我手中的  
星星在墜落

所有穿制服的人都知道什麼是無益的

但願我只服從必然力而不是  
服從她的雇夫

## 為即將來臨的 一次絕種而作

For A Coming Extinction

灰鯨  
因我們正送你去終點  
見到那偉大的神  
就告訴他  
追趕你的我們發明了寬恕  
而且我們什麼也不寬恕

我寫這些彷彿你能明白  
彷彿我能說出來  
在垂死者中間  
總得要裝模作樣  
當你讓跟蹤的海浪點頭示意  
你已不在了  
就告訴他我們可是在另一天  
造出來的

困惑會像回聲一樣消失  
沿著你內在的山巒繚繞  
這我們沒聽到  
然後找到路走出  
它留下的未來  
沒有生命  
而且是我們的

1967

當你再也看不到  
幼鯨試探光線  
想一想在漆黑的花園及其庭院中  
你還會找到什麼  
海牛巨海鳥大猩猩  
這些不可替代的主人排起來猶如列  
星  
不計其數註定了  
我們的祭品  
把你的話和他們的結合  
就告訴他  
我們才是重要的

1967

1967

## 某一天 A Given Day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已是深秋  
暴雨已過而陽光還未延伸到  
仍是它們自己陰影的黑暗樹葉的  
葉尖上  
我在家它回到我這裏來了我正  
在回想早晨漸變的甜蜜  
在這裏的感覺是一股一股的清泉  
在沈默中  
升起一刻不停而且是唯一的一股  
接著我一股一股地回想起有些  
去了的只為不在這裏而出現的  
我弄不清楚  
一天下午在一座橋上走想到了  
一個朋友  
那時她還活著與此同時某棟  
正在拆除的  
建築物的門在流逝的城市裏滑行  
我母親只有我一半年紀在一扇  
久已移除的窗邊  
朋友們在一樣的房間裏而話語  
在我們之間夢想  
動物的眼睛看到了我我們都在這裏  
在早晨的清澈裏初露的曦光  
現在回想起了去冬之花的路

1996

## 譯詩兩首 ◎馮冬

■ Charles Baudelaire

### 窮人的死亡

是死亡給人安慰，啊！是死亡讓人活著；  
它是生命的目標，是惟一的希望，  
如瓊漿沖上大腦，使我們陶醉，  
給我們走進夜晚的勇氣；

穿過風暴、大雪和霜凍，  
它是我們黑色地平線上跳動的光芒；  
它是書上說的那個著名的旅店，  
在那裡我們可以坐下、吃喝、睡覺；

它是天使，魔法般的指間握著  
睡眠與激動的夢幻的禮物，  
它為貧窮與赤裸的人重新鋪好床；

它是眾神的榮耀，神秘的頂層，  
它是窮人的錢包與他古老的國度，  
它是未知的天空上敞開的走廊！

■ Paul Eluard

### 聾人與盲人

我們會到達大海嗎？我們的  
口袋裡裝著鐘，大海撞擊著  
大海，或者，我們將承受一種  
更加純淨、更加平靜的水？

水摩擦它的手，刀峰尖銳  
武士在波浪裡找到他們的武器  
它們撞擊的聲音就像  
夜裡的船撞在了岩石上

這是暴風，這是閃電。為什麼洪水  
不沉默？因為在我們體內，夢想的空間  
裝下了最深的沉默，我們的呼吸  
像可怕的大海上的那陣風

像在地平線上緩慢爬行的風

## 越詩中譯

◎余問耕

■ 范氏玉蓮

### 黎明

薄如絲輕如絲  
夜萌生的一道紅彩一陣陣  
鳥兒報春的聲音清脆悠揚

我心裡的冬天  
冰冷的心情已融化而我也知道  
自己仍然沒有逃避什麼  
仍然渴望一個永恆的愛

有時你孤獨如高山上的月色  
向我心靈灑落一片寒光  
我收藏它如收藏夜晚  
那靜默的時刻

萌生的一道紅彩一陣陣鳥唱  
報春的鳥兒停在我的手指上  
輕輕地碰觸我冰冷的胸膛  
送給我一片黎明

外面的草已青青  
愛情滿溢……

### 自白

我內中又有我  
其一愛笑其一愛哭  
在眾人面前笑而單獨時候哭  
還有一個沉默的我  
一個我是跟著我的影子  
我湊合眾我成一我  
幾番沉思又自問  
我有眾我緣何孤獨一人

譯自《青年報·文藝版》2010-12-4

■ 胡諤語

### 給羅莉泰的情書

距離只是一種概念  
如果我們相愛  
將沒有什麼概念  
造成距離  
且將夢想放飛到藍天  
妳會看到  
生活極之奇妙  
那裝載著少女情懷的浮雲  
正以甜蜜的心情  
飛翔  
且把愛情寄放到我心中  
妳就會明白  
為何大洋需要船影  
為何人不需要翅膀  
也可以飛翔  
到無盡的空間

且把愁悶放入喜樂中  
像陰影遮蔽光明  
像這一生  
我們正在參與塵世的婚宴一樣

譯自 2011-6-11 《青年報》

譯者註：(Lolita)《羅莉泰(洛麗塔)》，是俄羅斯裔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1955年發表的成名小說。羅莉泰是書中的女主角，13歲時和其那有戀童癖的繼父杭柏·杭柏特(Humbert Humbert)發生了亂倫關係；並成為繼父的禁慾。後來她與男友私奔。婚後因拒絕丈夫奎迪要她和其他男孩子拍攝色情影片的要求，而被奎迪趕出家門。到發覺已經懷孕時，走投無路，寫信向繼父杭柏特請求金錢援助。杭柏特寄錢給羅莉泰，要求羅莉泰說出當時拐走她的人；其後杭柏特又要求與羅莉泰復合，遭到拒絕後，杭柏特傷心欲絕，追蹤並槍殺了她丈夫奎迪。最後，杭柏特因血栓病死於獄中，而17歲的羅莉泰則因難產死於1952年聖誕。《羅莉泰》在1962年時因被知名導演史丹利·庫柏利克(Stanley Kubrick)改拍成同名的電影而聲名大作，該片中譯名《一樹梨花壓海棠》。

越南有一百多萬華人，大部份聚居前堤岸的胡志明市，主要以經商與勞動為生。越南華人都持越南國籍，越南政府稱之為華人同胞。華文則如越南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被視為民族語言，在法律上受到尊重。華人社會除了廣東、潮州、福建、客家等方言外，普遍使用華文。**越華報刊**

目前胡志明市有唯一的華文西貢解放日報，是越南共產黨胡志明市黨部機關越文西貢解放日報的華文版（主編阮中部，1975年創刊）、西貢解放日報週刊（主編阮中部）、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學藝術協會不定期《越華文學藝術》（會長學明，1997年創刊，已出版第27期）、文藝出版社季刊《越南華文文學》（主編懷雨，2008年創刊，已出版第10期）、胡志明市華文教育輔助會不定期《萌芽》（主編陸進義，2000年創刊，已出版第25期）、胡志明市出版社月刊《華語世界》（主編張文界，2002年創刊，已出版第100期）、勞動出版社月刊《華人黃金篇》（主編鄭明廉，2007年創刊）、越南台灣商會總會月刊《會訊》（發行人楊玉鳳，已出版第169期）、通訊文化出版社月刊《越南台商》（發行人莊耀奎，2009年創刊，已出版第9期）、通訊出版社季刊《法律諮詢指南》（主編林貴榮，2010年創刊，已出版第2期）等。《華語世界》為學習華語雜誌、《華人黃金篇》為經濟資訊、《越南台商》經濟資訊、《法律諮詢指南》法律資訊。西貢解放日報星期日有“文藝創作”版、星期五“青少年園地”版、西貢解放日報週刊有“文藝創作”版等。除《西貢解放日報》、《西貢解放日報週刊》、《華人黃金篇》、《華語世界》正式經營外，《會訊》、《越南台商》為會刊，《法律諮詢指南》為宣傳刊物外，其他都由廠商贊助出版。

### 越華著作

近年越華著作有：凡筆、大湯、方乎等《越華現代詩鈔》（1993）、黎原新詩《向陽集》（1995）、謝振煜中譯原香《

遲來的禮物》（1996）、謝振煜中譯《越南婦女歷史文化遺跡名勝》（1999）、劉為安、陳國正、冬夢等《越華散文選》（2000）、穎順華文中心學生作品專集《照亮明天》（2005）、穎川華文中心學生作品專集之二《曙光》（2006）、春秋、劉為安、徐達光等新詩《西貢河上的詩葉》（2006）、劉為安散文《堤岸今昔》（2007）、李思達、懷玉子、劉為安等散文《采文集》（2007）、黃文輝、吳銀桂、梁萍等《散文作品》、楊迪生散文《我們走得很近很近》、報導《走進堤岸》（2008）、黎冠文、炳華、林旭、駱文良等詩文《迴旋》（2008）、黎冠文、林旭、大鄉裏、吳隆慶等詩文《迴旋》第二集（2008）、李偉賢新詩《燃燒歲月》（2009）、刀飛、文錦寧、石羚等新詩《詩的盛會》（2009）、林燕華散文《瀟灑旅程》（2009）、李福田越譯《唐詩宋詞》（1997）、《湄江詩詞》初集、第二集、第三集（2003-2010）、王沛川《中國唐詩選讀》（2010）、李偉賢散文《屋樑》（2010）、謝振煜《中越翻譯實例》（2010）、刀飛新詩《歲月》（2010）等。

近三年每年出版三部著作，比前顯得活躍了，但除謝振煜的《越南婦女歷史文化遺跡名勝》及《中越翻譯實例》為出版社購買版權外，其他均為自費出版，並非好現象。

### 文學組織

目前胡志明市的文學組織有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學藝術協會的華文文學會現任會長學明、湄江吟社會長蒙飛翔、西貢解放日報青少年俱樂部等，各組織會員一二十人，與在報紙雜誌上發表作品文友四五百人不成比例。

### 報刊沿革

西貢解放日報早期副主編陸進義對越華文學推展不遺餘力，1996年創刊的星期日敬業編輯的文藝版“桂冠文藝”，掀起一股現代詩熱流，早年傳承台灣現代詩風潮的荷野、銀髮、藥河、故人、余問耕、李思達等，詩作連篇。可是現代詩不為一般讀者接受，編輯部曾為此舉行現代詩座談會，文友熱烈發

表意見，陸進義作了小結說：“對於現代詩有不同的見解，這是正常的，對於詩的藝術的詩論，我們正在進行。我們希望通過這個詩論，使我們的詩有所改善，有所進步。而要搞好這項工作，需要大家有所共識，則是藝術上可盡情的研討，在團結的基礎上進行藝術的探討。”另一個星期五的文藝版“文藝創作”也由敬業編輯，作品為一般的新詩、散文、小說。西貢解放日報並成立文友俱樂部，在報社撥出專室讓文友們每星期四上午聚會。每年春節報社均舉行聯歡。參加文友三四百人，極一時之盛。後主編懷雨要求文友寫現實的社會報導，“桂冠文藝”停刊、文友俱樂部也停止活動。“桂冠文藝”創刊號葉惠倫（荷野）的〈從心土出發，寫在桂冠卷首〉說：“桂冠的揭曉乃提供一份赤子般熱忱的趣向，如陽光如空氣如雨露，如生命的鮮艷如知感的深遠，如真如純、如點也如面。你我頂禮著優統的優位，些些的因襲脫離何妨。在認知的存摺上，個性的開發與進位，是探尋自我的至終至極、至深至底屬向。如斯的我們，當能賦格出一系列的摯誠與創意的新價值構思。”“桂冠文藝”的赤子般熱忱的趣向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短短幾年後就走進了越華文學的黑暗歷史。

現西貢解放日報星期日文藝版“文藝創作”由黃鳳愛編輯，已出版第324期。近期刊登了陳國正的歐洲遊記、劉為安的雜感、江國治、駱文良、王澤泉等的散文，冬夢、施漢威、文錦寧、石羚、過客、柳青青等的新詩。這都是老一輩的作者。李偉賢、林小東的新詩、散文、小說等年輕作者。西貢解放日報週刊的“文藝創作”也大同小異，特別的是有一兩頁小說，也刊登一些舊詩。西貢解放日報、週刊的黨性甚重，430解放日、92國慶、胡志明冥誕紛紛刊登應節詩文而失落了文學的內涵。

### 作者群像

《越南華文文學》季刊由中越混血兒女作家李蘭主辦，靠廠商贊助經費維持。主編懷雨為前西貢解放日報主編、越南詩人，懷雨、李蘭都不通華文，副主編陳國正為老作者。《越南華文文學》編排卻完全不成格局，各頁字型大中小

混雜，標題凌亂，有如大雜燴。內容為一般新詩、散文、小說等，新詩佔大部份，作者也是一些熟面孔如劉為安、陳國正、秋夢、刀飛等，越南華文，外國作者卻佔大部份，如台灣尹玲、美國非馬、于中、遠方、綠音、菲律賓王勇、林素玲、泰國曾心，最多的是大陸各地，如北京王耀東、馬列福、甘肅陸承、陝西寒山石、四川許星、魯川、山東壽光、貴州姚輝、廣州李長空、重慶彭世學、浙江鄭來法、福建馬蒂爾、黑龍江高萬紅等，也大部份為新詩。越南華文幾變了外國華文的殖民地。

越華無職業作家，因為報刊刊登作品多所限制，除西貢解放日報、週刊發稿費外，其他刊物均無稿酬，作家難以為生。一般只是興之所至，投投稿，滿足一下發表慾而已。作品刊登限制，一是只有一份日報、寥寥三幾份雜誌，園地有限，二是報刊門戶之見嚴重，排除異己，固步自封，無己為甚。西貢解放日報、週刊、《越南華文文學》都有黑名單，如同世界史文藝復興的黑暗時代。

### 詩人充斥

越華報刊登最多的是新詩，有人戲喻，越華滿街都是詩人，問題是那些是什麼詩人？當然稱得上詩人的是有的，只是鳳毛麟角。以越華現代詩專集《西貢河上的詩葉》裏的 21 位詩作者為例，只有秋夢的詩刊登《創世紀》、《笠》、《龍族》、《大地》、《暴風雨》、《新大陸》、《詩風》、《早安澳大利亞》、《詩天空》等外國著名詩刊；曾廣健的詩刊登《亞省時報》、《風笛》、《新大陸》、《早安澳大利亞》等；蔡忠的詩刊登《新大陸》、《風笛》、《奇異網》等。這個 3/21 比的詩人是值得思慮的。越華新詩刊登最多的是施漢威、蒙靈：「越南華文文學」第 10 期抽樣：靈思絮飛（之二）／施漢威、拆字詩／蒙靈（略）

新詩多，評論則付諸闕如。報刊偶或刊登一兩篇詩評，學術論文則一片空白。以《越南華文文學》為例，已出版的 10 期如：陳葆珍的〈賞析荷野的“婉約”〉（第 1 期）、〈寒山石詩話二篇〉、王耀東的〈好詩必新〉、長篙的〈淺讀余光中〉、陳美翎的〈析讀詩人刀飛

的“我也問禪”〉（第 3 期）、許廣勝的〈評躲在天堂裏的眼睛〉、寒山石的〈感受漢字的文化魅力〉、長篙的〈試讀“問禪”〉（第 3 期）、王勇的〈詩寫現實〉、寒山石的〈詩壇隨感錄〉、非馬的〈我對微型詩的一點看法〉（第 5 期）、陳永昌的〈當前新詩狀況的管見〉、王耀東的〈深層的體驗、詩美的超越〉（第 6 期）、劉景松的〈耕播、堅守、展望——讀《越南華文文學》〉、王耀東的〈好詩是一粒把玩不夠的鑽石〉、陳志澤的〈喜詩《王勇詩選》〉、綠茵的〈詩寫人生〉（第 7 期）、寒山石的〈微型詩鑑賞八法〉、周婷的〈詩香遍地《曾心小詩點評》〉、何彬的〈欣賞香港蔡麗雙的“靈泉”〉、蕉椰的〈閃小詩〉（第 8 期）、王耀東的〈打開漢字語碼的神奇翅膀——讀塞遙詩集《禁區》〉、蔡志燕的〈最真的孤獨〉、向陽的〈現代語境下的古曲，情結——讀紫兒的青花〉（第 9 期）、蘇紹蓮的〈少年的詩課十六則〉、冰花的〈非馬“醉漢”詩賞析〉等（第 10 期）。

除了綠茵是越華作者外，其他全是與越華文學風馬牛不相及的外地人。

### 散文小說

越華文學新詩多，散文次之。小說寥寥無幾。以西貢解放日報週刊近 5 期為例，第 43 期麗燕〈三兄！胞妹永遠懷念您〉等 6 篇，無小說；第 44 期海晴〈難忘的紀念〉等 8 篇（已移居美國的氣如虹〈悼念詩傑〉應不屬越華文學），無小說；第 45 期關傑文〈車禍從何而來〉等 9 篇，無小說；第 46 期蛄蜻〈中年失業之困〉等 8 篇，無小說；第 47 期海雲〈感受錯綜複雜的一天〉第 8 篇，無小說。散文小說比例是 49-0。《越南華文文學》第 10 期曾廣健〈不盡的感激〉等 4 篇（去國的湯桂芳〈故人重逢〉及國內作者 16 篇不屬越華文學）小說林松風〈翠玲〉等（廣州伍俊〈越冬的愛情〉第 2 篇不屬）。散文小說比例是 10-1。

### 翻譯小說

幾十年來翻譯小說只有謝振煜中譯越南文學首獎原香短篇小說〈遲來的禮物〉及李福田越譯唐詩《唐詩宋詞選譯》。翻譯也是最弱的一環。

### 舊詩一席

越華文學舊詩佔一席之地，湄江吟社倒是詩翁擠擠，覺今、過客、龐明、李福田、江國治、蒙飛翔、吳家祺、曾崇惟、駱文良、黎冠文（歿）等吟唱不輟，而名耆曹信夫更是國學泰斗。

湄江吟社成立，第一任社長龐明慶祝詩（略）、曹信夫詩（略）

### 越華老將

越華文學老一輩仍有寫作的：余問耕、石羚、秋夢、刀飛、李思達、劉為安、陳國正、施漢威、深山、夢靈（文錦寧）、徐達光、林松風。已封筆的：杭慰瑤、江錦潛、徐永華、小苗牙等。已出國仍有寫作的：心水、千瀑、郭乃雄、陳銘華、銀髮、仲秋、方明、冬夢、氣如虹、柳青青、荷野、郭揮、周文忠、尹玲等。

### 回顧前瞻

越華報刊登作品最多的作者文錦寧即蒙靈的得獎徵文〈回顧、前瞻、展望〉談及越華文學創作活動，他說“教育界、文化藝術界喜見百花競放、萬象爭鳴的前景。藝術界如書法、繪畫、攝影、雕刻等等，不斷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人才。至於文學界，雖然鑑於客觀環境條件的規限，未可作更廣泛、更深入的發展，但可喜的是仍見到嶄露曙光的一點點成就和蓬勃新氣象。”

“說起華文文學創作活動，最先應推華文西貢解放日報，在開放革新政策初期便開闢了青少年園地及文藝版，立即大受愛好寫作的文友和喜愛文學的讀者們所歡迎。二〇〇四年六月之際，華文西貢解放日報整頓內容和質量，除了保持青少年園地，還開闢文藝版，每逢周日見報，這一大喜訊無異給文學寫作者注射了興奮的強心針。在一年後再出版週刊，文學這一門漸見美好前景。”

蒙靈的展望：“在文學創作的領域上，每個作者付出心血來創作，都希望得到前輩學者肯定他們的成果，才有興趣和信心繼續創作，是好是差都有批評者公正的指引，才有更出色的作品問世。”

另一位作者王澤泉的得獎徵文〈對越華文學的關愛與期望〉也說：“這些年來，華文文學創作已備受關注。在越華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也湧現不少的老、

# 越華現代詩

## 三十年間軌車

◎余問耕

中、青愛好寫作的文友。我希望越華文學所有的作者，請動用我們的筆，寫出現今騰飛的新面貌。用我們的筆，弘揚推進社會的進步。”

政宇就西貢解放日報週刊文學作品內容給阮中部主編、陳國華編輯部主任寫信說：“我們都是貴報之忠實讀者。多年來一直以之為精神食糧，尤其是你們的週刊，每期都登了不少可讀性很高的文學作品，更是大家之最愛。可惜近一年多來，你們的週刊及文藝版竟越辦越差，令廣大讀者大大失望。不只週刊的文學作品數量大減（包括詩詞、文學創作等、小說等。）品質更每況愈下，最近更常以大量枯燥、水準一般和無甚可讀性的所謂遊記來糟塌篇幅，具體如本期之〈貴州行〉及不久前之〈西遊記〉，都叫讀者大搖其頭。另一種應酬文章如本期之〈寫給黃維漢〉亦非讀者愛看，提議少登此等作品，多選名副其實的文學創作文章，以提高華人的欣賞文學水準和符合廣大讀者之愛好。還有敬希別再登那〈詩〉賞析，太不合時宜咯。為何不選新詩賞析方為實際。以上淺見，敬希研究探討，期能盡速改進。”

越華文學如果以越南統一作分水嶺的話，這 35 年只多出版了 20 多部著作，加上在報刊刊登的作品，在量上遠少於前 35 年，因為當年堤岸現在的胡志明市有 7 家華文日晚報，各報每週都有一兩個文藝版，刊登數量不在少數。在質上，這 35 年比前 35 年更大為遜色。當年遠東日報副刊專欄、亞洲日報社論星期論文等現在已變得絕無僅有。這 35 年越華報刊連西貢解放日報、週刊還建立不起專業性，字型、標題、排版雜亂無章，華文水準低落，錯誤百出，許多老一輩的作者調詞遣句也有問題，遑論年輕一輩，是越華文學的隱憂。誰說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幾十年？這個詩句完全不能指越華文學，因為這 35 年的一代並無人才出，並不能各領風騷！

### 望文興嘆

35 年前越華文學的精英大部份去了外國，也在外國扎根結實了，如陳銘華、心水、千瀑等都有兩三部新詩、散文、小說等著作，並獲國際獎項。套金庸一句話，如果他在大陸大不了當一位黨委，越華文學精英如果還羈留越南，只能望西貢解放日報、週刊、《越華文學藝術》、《越南華文文學》興歎了。

詩紀三十五年◎謝振煜

我終於擁有了廣漠的天空，  
我終於擁有了無垠的大地，  
我終於呼吸了自由的空氣，  
三十五年！

民九九·一一·二六 堤岸

算起來，那已是十九年前的事了——一九八九年的一天，西貢解放日報刊登了李思達的一首現代詩〈圓〉，對喜歡詩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令人振奮的。一九七五年前寫現代詩的那些年青詩人，部份是躲兵役的；南方解放後，都不用再躲藏在家裡了，他們中談戀愛的談戀愛，成家立室，為生活奔波勞碌；而有的已移民國外，他們都不再有新作見刊了。乍然在報章上看到一首現代詩，怎不叫人驚喜呢？而更令我思潮起伏的，是〈圓〉一詩後的——編者按：

“現代詩”這類體裁，解放前在西堤的華文報上常見到，現在香港、新加坡的華文報刊，也常見這一類的體裁，而我們這裡的文藝版，也常有刊登，但一般是比較易懂的“一目了然”的詩作，有的文友稱之為“散文詩”。

一些文友認為，既然是詩，就應是耐人尋味，不應是散文的分段，而應讓人從深思細想中去領味其深義。但也有不少文友認為，抽象的“現代詩”很難懂，有時讀完了也不知它說的是什麼；意見分歧，難以一致。有見於此，為提高詩的創作質量，對上述問題，有必要進行磋商討論，有必要進行一次有關詩的文學講座。

在此，為使部份讀者了解“現代詩”的內容，我們附登李思達文友對〈圓〉一詩各段落的內容的題解……

那時，思達兄跟筆者同在陳友莊外語中心任教，他的詩見報後的某天，有李某人在報上發表一篇批評現代詩晦澀難懂的文章，並拾人牙慧地引用二三十年前，唐文標等人批評台灣現代詩時，截取余光中詩中的“星空太希臘”一句為論證，

該文使筆者感到又好氣又好笑，立刻寫了一篇回應——這是筆者第一次投稿——並對余光中詩句：“撥開你眼睫上長長的夜／就發現神話很守時／星空非常希臘”加以詮釋，說明一般人對現代詩的誤解等等；並作好了打筆戰的心理準備，但結果是不見有人在報章上亂罵現代詩了，而現代詩亦引起了更多讀者的注意。有鑒於此，當時任文友俱樂部執委的石鈴和浮萍遂向報館的副總編輯陸進義建議增闢版位刊登現代詩。雪夫、荷野知道後，自願去向各舊文友邀稿。

後經李思達的介紹，筆者認識了詩人雪夫，他向筆者邀詩稿，並要筆者載他去找銀髮、荷野，又介紹筆者認識了秋夢……一九九零年六月，在西貢解放日報副總編輯陸進義的爭取下，該報副刊終於新增了“桂冠文藝”一欄，以刊登現代詩為主。第一期就刊出荷野的期首語，又有銀髮、藍斯、李思達和筆者的詩作。越華現代詩經過一番冬眠，終於甦醒了。

陶里先生〈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一文中曾說過：“只要是種子，落在適當的泥土，有陽光的照耀和雨露的潤澤，種子就要發芽開花，蝴蝶就要飛來；越南南方的華文文學是落在泥土中的優質種子，總要發芽的。”越華現代詩經歷了多次的被否定，被責難之後，終於又綻放出多姿多彩的鮮花來了，可惜的是，越華現代詩的始播者——馬禾里卻沒有看到越華現代詩的開花結果。

一九四六年間，留學法國的中國青年馬禾里來到了越南堤岸，並寫了一些現代詩投到各家報館去，但當時堤岸十多家華文報副刊都不予以登載他的“怪詩”，只有遠東日

報的主筆鄔增厚獨具慧眼，說馬禾里的詩是和平後流行於法國的現代主義形式的作品，肯予登載。一九四九年“婦女日報”為馬禾里出版了越華詩壇的第一部現代詩集《都市二重奏》。其後，馬禾里去向不明，至今不知下落。他如尚在人間，應是八九十歲的人了。

馬禾里的詩集雖然轟動一時，但可惜還未能造成風潮。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越華詩壇，仍然是古、近體詩，白話新詩的天下。迨自七十年代，台、港的《創世紀》、《藍星》、《純文學》、《幼獅文藝》、《六十年代詩選》、《笠》、《文星叢書》、《當代文藝》、《文藝世紀》等等。文學書籍大量流入越南，衝擊了越華文壇，越華的一些年輕詩人開始探索並創作現代詩。誠如尹玲在〈越華詩壇今昔〉一文中所說的：“完全不同的現代詩表現手法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吸引著我們，讓我們在創作時也希望能脫離以前的影子而有所突破。”

1966年，尹玲、古弦、仲秋、李志成、我門、徐卓英、陳恆行、荷野、銀髮、餘弦、影子、藥河等出版了《十二人詩輯》。

因為他們對詩的革命，招惹了一些以傳統手法寫白話新詩的人的圍攻，在《人人》、《遠東》日報上發表文章痛批現代詩。雖然成了眾矢之的，但現代詩詩人却沒有反辯，只是仍然堅持創作現代詩。當時現代詩闖將組成的詩社有：《存在詩社》有銀髮、仲秋、古弦、我門、射月等。《飄飄詩社》有李志成、陳恆行、西牧、石羚、施明東等。

1967年，洛夫旅越期間，曾多次與仲秋、銀髮、我門、藥河、古弦等接觸論詩。並於1967年5月應越南西貢大學之邀請，附該校作了四小時的演講，介紹台灣現代文學，特別是現代詩的近貌。作為第一個跟越華現代詩人接觸的台灣詩人，洛夫對越華現代詩的關懷鼓勵，對越華現代詩壇的推動並發展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存在詩社成員變動，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出版存在詩社詩葉第一葉《像岩谷》時；只得仲秋、我門、銀髮、藥河等四人。《像岩谷》詩葉刊登仲秋、徐卓英、荷野、古弦、我門、藥

河、銀髮的詩。出版後，又受到了一些白話詩人的批評指責。但是，現代詩人還是不予反駁回應。後來，有六個白話詩人約見銀髮、仲秋等人談詩。銀髮等以為是同道中人，欣然赴約。豈料却遭到他們的質疑詬罵現代詩，結果，話不投機，草草作別。事後，此六人還在同年十月在報章上寫了〈現代詩人會見記〉一文斥責仲秋、銀髮等對現代詩的一些觀點問題，但銀髮他們仍然採取沉默的抗議，繼續熱衷創作現代詩。

有關《像岩谷》此一名稱由來，很多文友都莫名其妙。據銀髮告知：當年，他們一時難以定名，最後決定他們三人（銀髮、仲秋、我門）各密寫一個字，一齊展示出來，結果得“像、岩、谷”三字。遂以此名之。

一九六八年，他們又編印存在詩社詩葉第二葉《空垣壁》，交偉興印務廠印刷，可惜該印務廠靠近新聞處，新聞處在戰爭中遭炸彈炸毀，殃及印務廠，《空垣壁》亦被燒毀了。其後，一九七五年交馮興印務廠印刷編印的《像岩谷》詩集又因批審期間，南方遭解放而流產。這實在是越華現代詩壇重大而又無法彌補的損失！

當時，現代詩在國內受到了批評指責，但現代詩人却將現代詩作投到台港的詩刊雜誌，並與台港詩人通信交流，汲取營養教益，不斷提升詩藝。

一九七三年，心水、李志成、藍斯、黎啟鏗、荷野、異軍、西牧、徐卓英、冬夢、陳耀祖、秋夢、藍兮、石羚、夕夜、古弦、林松風、泡沫、劉開賢等組成《風笛詩社》，以借“成功”“人人”報紙版位展出風笛詩展，更提升了現代詩的影響力，吸引更多人喜愛現代詩。

另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白話詩人蕭飛鷹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兩篇談詩的文章，惹起不少人寫文章圍攻，如此你來我往，一拖三個月，後來甚至把批評範圍擴大到人身攻擊之上，當時在越經營“天龍棍粉廠”的台灣詩人吳望堯看不過去，遂用“巴雷”筆名，寫了一些論詩的短文小品，澄清某些對現代詩謬誤的觀點，豈料文章發表後，竟成了眾人圍攻

的目標，一時之間，古詩詩人、青年詩人、甚至蕭飛鷹亦將箭頭對準他。當吳望堯說到他也會寫格律詩、自由詩、十四行詩、新詩……，曾寫過幾百首像蕭飛鷹所寫的那種詩之後，圍攻者眾相嘩然，說他大言不慚，要他亮出詩來看，吳望堯終於亮出了一百又一首詩，並寫了一些長文短論，終於把筆戰平息下來。

沒想到二十年後，越華詩壇又掀起了一場現代詩戰。

話說一九九零年六月，西貢解放日報增闢《桂冠文藝》一欄之後，得到各地詩友熱烈響應，前越華詩人紛紛重拾彩筆，又興起了現代詩創作熱潮。除了主編陸進義、敬業常發表詩作之外，銀髮、石羚、藍斯、秋夢、荷野、施漢威、李志成、林松風、莊威、艾虹、盧寒星、故人、餘弦等人也積極投稿，又吸納了新人余問耕、雪萍、方乎、凡筆等人的詩作，連一九七五年之前，擅於寫散文、小說的陳國正也寫起現代詩來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一日，西貢解放日報及文友俱樂部配合舉辦了一個就現代詩的藝術性和社會性為題的座談會，會中，陳國正的〈季節隨想〉詩中“春”一節，被伍世良指為淫詩。雖經銀髮答辯（當時陳國正尚在永隆市），但伍不認同。於四月十二日寫了〈難懂的困擾〉一文，就陳國正的〈春〉借題發揮，批評現代詩。該文於五月七日《桂冠》七十三期刊出，同期刊出尚有劉為安的〈一點意見〉一文，也提出了對現代詩的一些看法，大意为：現代詩不應拘於流派法則，主要是內容易於溝通，而不是晦澀難懂的堆砌，應由容易溝通方面發展的好，及其他的一些意見等……。陳國正於六月十一日《桂冠》七十五期發表〈對難懂的困擾一文辯釋〉。六月廿五日《桂冠》七十六期又刊出了小李（余問耕）應陳國正信中的要求而針對伍世良的文章一些矛盾之處，所寫的〈難懂的困擾讀後〉一文，予以反辯反問。伍世良沒有作出回應。

論戰結束後，《桂冠》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作者與讀者，每星期五，《桂冠文藝》見刊之日，報紙銷量都會增加一兩

# 風笛詩社的 燃燒歲月

◎刀飛

風笛詩社最初由二十位志同道合的年輕詩人組成，既是由人為組成必具有人的本質特性——即所謂孕育期，誕生期，成長期和成熟期。現在筆者試就上述的四個階段略談一下風笛詩社的“人生歷程”。

## 一、孕育期——戰火燃燒(1960-1972)

上世紀六十年代，可說是越南華文詩壇最蓬勃，最活躍的時期。一來由於五四延續至今的白話詩體已漸趨成熟，二來由於台灣風行的新體詩——現代詩（台灣現代詩倡始人紀弦給予的名稱）的源源輸入和影響。一時間；古典詩，白話詩和現代詩的互相交織又互相衝撞，遂激起了越華詩壇的千堆浪濤，澎湃洶湧，令詩壇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呈現出多版圖多元化的發展，百花齊綻，大放異彩，好不熱鬧。

可惜的是，此期間各詩體相異的文友，却不能和平相處，求同存異。大家相互攻擊，詆毀，排斥，在報章上展開大論戰，整個詩壇鬧得沸沸揚揚，正是各說各理，互不相讓，爭吵永無休止，就像越南正在熊熊燃燒的戰火。當時；越華詩壇總體可分為三大主流如下：

1. 古典詩：以古詩格律為宗旨，多是老報人和教師，從二戰或大陸內戰時期移民到越南。從小接受古典文學的薰陶，對格律詩和宋詞等有一種緬懷的依戀，吟詩作對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也以古詩為主成立了一些吟社。當然也有部份青年學子在他們諄諄教誨引導下，也練習寫古詩填宋詞，吟哦唱和。綜觀他們的作品多數毫無創意，埋首於千年古詩的續貂，偶有佳作，但不多見，總走不出酬唱式的窠臼，使人讀而沉悶厭倦。

2. 白話詩：以五四白話詩為規範，多是中青輩，求學時期還未有現代詩出現

成，而一些青少年學生也學起寫詩來了。

為了提倡現代詩，一九九五年九月廿四日，文友俱樂部舉辦了一個現代詩專題講座，由筆者主講，講題是〈淺談現代詩的節奏——斷句與分行〉。這是一九七五年以來，越華詩壇的第一次現代詩專題講座。講座吸引了老中青少約七八十人來聽講，坐滿了報館的會議室。筆者講完專題之後，又回答了文友的提問。在座的李思達、銀髮和剛好回越探親，順道參加的冬夢等也發表了一些意見，會場氣氛熱烈。會後，陳國正又在十月六日的文藝版上發表了〈寫在參加現代詩講座後〉一文，為此講座劃上句號。

一九九七年，《桂冠文藝》停刊。陸進義推介越華文友加入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化協會，再另組一個屬該會名下的文學分會。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廿九日的籌備會議中，有人為未來的分會擬定出：華文文學分會、華人文學分會兩個名稱。銀髮提議用《越華文學分會》一名。因為世界上多個國家都有華文文學創作，用《華文文學分會》為名，未能突出是越南的華文文學；用《華人文學分會》更不通，因為世界各地的華人無論以任何語言創作文學作品，都可稱之為華人的文學。最後，大家一致通過：採用《越華文學分會》一名。

有關會刊名稱，銀髮提議用《越華文學》為名。陸進義顧及到刊物亦要編印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化協會屬下的書畫分會同仁的作品入內，故決定以《越華文學藝術》為名。會議中亦定出：分會成立時陸進義任主任，筆者任副主任，江國治任文書，朱詠蓉任助理文書。

《越華文學分會》成立典禮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四日假座胡志明市各民族文化協會會議室隆重舉行。同年十二月出版了《越華文學藝術》創刊號。主編是陸進義，編委只有敬業、筆者二人。《越華文學藝術》出版後，陸進義又委任報館編輯黃鳳愛加入編委，筆者以及石鈴亦推舉了陳國正加入編委，共同為發展越華文學而努力。一九九九年，筆者因個人理由，自己淡然退出，不再擔任副

主任及編委工作。才由劉為安、陳國正、黎冠文等接任其工作。

數十年光陰忽忽掠過，當年詬罵現代詩的，以及某些別有用心，嘩眾取寵的人，到今天已絕大多數不再寫作了。而當年毀辱不驚，堅持現代詩創作的一眾越華現代詩人，現仍忠於現代詩創作，為發揚現代詩而不斷努力摸索追求。謹以此文，向前輩詩人吳望堯及越華現代詩先行者致敬！並願透過此文，讓越華青少年文友能在對先行者、前輩的事跡有所了解之後，能追隨先行者的足跡，為越華現代詩的傳承而盡一番心力！

稿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日

後記：有關越華文壇之詩人，作家名錄，及歷年出版之書刊名目，除越南外，中、港、台、澳門、美國等地作家、文友都曾有文章論述。故本文不再贅述，只提及某些鮮為人知的事，及對一些因資料來源有誤而作出對越華現代詩壇有不正確之論述者提供一些較可靠的訊息而已。如有錯漏之處，還祈諸位前輩、文友不吝賜正是幸。

參考資料：

1. 台灣張默〈現代詩壇沉默的聲音——吳望堯訪問記〉。附刊於《飛躍與超越》一書 96-106 頁。
2. 澳門陶里(現居加拿大)〈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刊於《水湄集》60-77 頁。
3. 陶里〈越南華文文學寶貴文獻——馬禾里著《都市二重奏》〉原刊於澳門日報(2004年4月21日)。
4. 台灣尹玲〈越華詩壇今昔〉原刊於《文訊雜誌》2000年6月期 54-56 頁。
5. 美國陳銘華〈關於越華詩壇和詩人的幾個問題〉。見《新大陸》1995年2月第26期第38頁。
6. 中國陳劍輝〈越華詩歌的歷史回顧及發展方向〉。見《華文文學》1998年10月第3期(總第34期) 21-26 頁。
7. 香港胡國賢〈不接亦相接的青黃——從桂冠文藝看越南新詩近貌〉。原刊香港《華僑日報》1994年1月《文廊》第63、64期。

，他們一直接受了白話詩的啟蒙，前期是五四詩人徐志摩，艾青……後期則是台灣的張秀亞和香港的徐訏等。當現代詩開始湧入，又不能適應新穎的表達手法，更不能摒棄根深柢固的白話詩（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他們的詩作較五四時代成熟，白話文運用流暢，喜用韻腳，讀起來琅琅上口。可惜除了寫實和抒情外，大多是平鋪直述的寫法，淡然無味，缺乏深度，欠缺多層次的感應，有時處理不當，還流失為分行散文，受人詬病。

3. 現代詩：以台灣現代詩為依歸，多是年青人和在校學生，由於他們年輕有夢想，有充沛的衝刺力，所以喜歡追求新鮮的，有創造性的事物。現代詩正恰好在此時闖進來，那種異於傳統的，獨特的，象徵性的演繹風格，一時間風起雲湧，所到風靡。震撼了年輕一輩的心靈，爭相效尤，揣摩摹仿，俱以現代詩的手法作為寫詩的表達方式。

由於台灣的現代詩也是在五十年代從西方現代文學中吸取過來，也正處於實驗、磨合和消化時期。所以西方各詩派的思想主義，也在台灣分為各不相讓的主流詩派。越南也不能倖免，大致上可分為兩大主流：

a. 前衛現代詩：從台灣傳來的西方文學思想主義，除了鄉土和新古典主義外，其他如達達，虛無，存在和超現實等主義，都是較為偏激和反傳統的思想流派。正因此，有部份詩人就熱愛上上述的思想主義，認為此種主義的詩風可以打破傳統的束縛，超前突衛，具有獨特性和創造性的蛻變功能。所以此派系，他們的創作多偏於文字技巧，側重性靈層次，晦澀難懂。此種詩風對於部份青年尤其是初學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們感受到心靈獲得激盪性的提昇。他們通常目空一切，鄙視古詩，白話詩，甚且明朗化的現代詩也在他們排斥之列。不過此類前衛流派只佔越華詩壇的小數。

b. 開明現代詩：當繽紛奪目的各詩風流派從台灣跨海輸入，他們一方面吸收，另一方面思考；現代、白話、古典三種詩體的優劣點——當三體撞擊一起的時候，能不能溶合成一新品種？所以

他們一邊吸取現代詩風格又一邊回歸傳統詩（即古典與白話詩）的探索。他們體現了現代詩跳躍不受限制的技巧，用詞遣字的簡潔，切換意象的表達方式，同時又在傳統詩中翻尋古典的優雅風骨和行雲流水的文采。他們尊重傳統詩學，却執著要創造新時代的風格。他們發覺輸入的各種達達，存在，超現實等主義又過於反傳統、偏激、虛玄、不切實際，令他們無法接受。故此；這個流派在現代中尋覓新的突破，又在古典中尋求回歸。他們較接近於民粹思想和新古典主義，在創作上是古典與現代的結合，以寫實為主，明朗為材，盡量讓讀者看得懂，明白作者要說的是什麼，但在表達上却要求有深厚的意象，遣詞造句要有獨特的手法，富於創造性的現代形式。此流派的重大缺點；就是文字和意象的操控和駕馭非常困難，稍一不慎就淪為深奧晦澀的前衛詩，或平鋪直描的白話體，被讀者譏為不倫不類四不像。

以上是六十年代越南詩壇的狀況；各詩派間互相攻伐，像極了古時的戰國時代。然而此無休止的爭鋒，也令到荒蕪沉寂的越華詩壇藉此蓬勃起來和開花結果。也從那時起；各大文社和詩社紛紛宣告成立。

最早成立和陣容最盛大的要算“海韻文社”，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包攬了當時最負盛名的中青年作者，如擅長小說散文的村夫、心水……專攻現代詩的徐卓英、荷野……也有愛好白話詩的黎啟鏗、夢玲……等共三十多位文友，人才濟濟，一時無兩。跟著成立的有謝振煜等的“文藝社”；李志成（刀飛）、恆行等的“飄飄詩社”；陳耀祖、思方等的“思集文社”；陳國正、尹玲等的“濤聲文社”；銀髮、藥河等的“存在詩社”；劉為安、洪輔國等的“奔流文社”；盧超虹、艾虹等的“書生”；黃廣基、黃梅等的“野聲”；深山、莊威等的“生命”；靜秋、海心等的“向日葵”；還有“南風”；“中藝”；“藝海”；“雨蕭”……等等，一時也記不了那麼多，總之琳琅滿目，不勝枚舉，盛極一時。（上述文社，不包含古詩之吟社）。

當年；報章副刊的有限“文藝園地”，已不能滿足眾多文友的作品展示。所以各文社紛紛自資出版各種文刊，詩刊（其時申請批閱，非常困難）。其中最早出版的有海韻的《序幕》；文藝的《時代的琢磨》；繼之飄飄的《飄飄》；思集的《火花》；濤聲的《水之涓》；存在的《象岩谷》；奔流的《奔流》；南風的《風車》；筆壘的《筆壘》和人文社出版的《水手》等等……而個人的有何四郎的《蝸蘆隨筆》；謝振煜的《獻給我的愛人》；葉傳華的《葉傳華詩輯》和陳國正的《秋訊之外》或合集的有：《十二人詩輯》等。雖然身處戰火的煎熬中，炮聲隆隆，煙硝四起，但文友對於寫作的熱忱沒有絲毫的遞減。其時越華詩壇的作品雖未臻成熟，但他們在此種“戰火紋身”（尹玲語）的親自體驗下，寫出的戰爭詩，對那種無奈，恐懼，憤恨，絕望（愛情也絕望），殘忍和死亡陰影的凄美描述，相信是未經歷過這種情景的其他國家的詩人無可比擬的。

由於愛好寫作的文友愈來愈眾，遂產生了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理論，不但新舊詩體間發生磨擦，而前衛與開明現代詩間也遭到碰撞。據所知，1967年遠東日報“學風版”有筆者（李志成）與鬱雷關於《十二人詩輯》的現代詩論戰；還有1974年人人日報“茶座版”的古詩人徐英揚 VS 蕭飛鷹和巴雷（台灣詩人吳望堯）的新舊詩論戰；甚且至南方解放後的1993年4月；在解放報的“桂冠文藝版”還醞釀另一場由現代詩人陳國正和銀髮等 VS 古詩人伍世良和李家楚等的關於“難懂的困擾”的現代詩論戰。最後；都在報社主編調解下休兵，草草收場，不了了之（還有幾場相似的論戰，時日太久，記不起了！）

以上所述正是越華詩壇六十年代的叱吒風雲，而風笛詩社的成員正處於這個詩壇的黃金時代。他們年輕，求知慾強，對於新奇的事物，有一種渴望的追求。所以他們就在這越華詩壇最多采多姿的絕佳狀態母體內，開始吸吮養分，開始漸漸成形，只等待神聖的一刻到來，那——就是誕生的日子。

## 二、誕生期——嶄新姿態(1973/02/11)

由於當年各文社，詩社的成立，主要是越華文學的風氣鼎盛所致，一社成立，各社跟風，大多數是由稔熟的文友或神交的筆友合組而成。同一文(詩)社間的成員對新舊詩都各有異同看法，有喜愛平淡直言，簡樸寫實的白話詩，也有喜好像徵表達，層次多元的現代詩，更有不談詩只說文的全仁。因此雖同處一文社，却思想不同，理念各異。漸漸不同文(詩)社間談得來而志趣相投的詩友遂合攏一起，決定再一次出發，以一個嶄新的姿態，一個思想的共識去開拓一個新紀元，這就是“風笛詩社”的催生期。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日，各屬不同文社的六個青年：荷野、心水、異軍、黎啟鏗(海韻文社)、李志成(飄飄詩社)和藍斯(自由人)在藍斯的向南小樓茗茶沉思，各在掌心寫上一個名字，最後歡呼一致通過由異軍提出的名稱，組成——“風笛詩社”。跟著六個因故不在場的詩友：陳耀祖、秋夢(思集文社)、林松風(海韻文社)、西牧(飄飄詩社)、季春雁和藍兮(自由人)也都鼓掌加入風笛詩社行列成為了笛人。半載後；另外八名詩友：徐卓英(海韻)、石羚、泡沫(飄飄)、古弦(存在)、冬夢、夕夜、劉開賢和仙人掌(自由人)紛紛加盟，結合成一個以純現代詩為主，現代散文為輔的“風笛詩社”。

由一九七三年二月成立至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南南方易幟前，風笛詩社成員都維持在上述的二十位笛人。

風笛詩社成立時的共識就是：

1. 只談詩不談政治(一致通過)
2. 寫詩就是生命美的表現(藍斯)
3. 詩是寫給大家看的，而非寫來取悅自己(陳耀祖)
4. 秉承傳統之餘，創造嶄新的詩的世代(李刀飛)
5. 向悠悠五千年的龍族文化探源問根，薰陶薪傳(荷野)
6. 風風處處該有笛(藍兮)

同時還提倡詩的表達：創新不棄舊，明朗不晦澀，象徵不抽象，隱喻不虛玄。

## 三、成長期——激情歲月(1973-1975) 寧靜時光(1975-2000)

在一九七三年二月風笛詩社成立前，各笛人已是早期各文社成員。他們經過六十年代台灣現代詩的洗禮，不斷吸納；不斷消化，漸漸形成了越南特色的風格。他們的作品多在各大報章和海外詩刊發表，所以其中許多笛人在詩社成立前已在越華詩壇享有盛名。後來風笛詩社組成，他們的寫作更勤更多，那時候，他們的詩作大多數都是圍繞在戰火的氛圍中，因為越南當時正處於戰爭最激烈的時期，槍林彈雨，炮火硝煙，每日報章和電視台都是血淋淋的報導，對於生命和生存已無保障的意義，人就活在死亡的陰影裡，對未來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明天。所以笛人的寫作題材離不開戰爭的現實，可以說每一笛人的詩風都以戰爭為背景，故此就形成了風笛詩社也可說是越南華文詩壇特色的“戰爭詩”。

風笛詩社笛人都很年青，有充沛的韌度，有衝刺的精神。他們就是要在這殘酷的戰爭年代裡，借重戰火的燃燒，把自我蛻變成一隻涅槃鳳凰，浴火重生，讓激情的歲月發光發亮，照耀整個越華詩壇，讓現代詩必成為正統詩，永遠長存於世。所以他們不再理會烽火連天的時局，不再懼怕生死一髮的險境，他們要寫詩，他們要把詩的薪火傳遞下去，熊熊的烽煙戰火，紅紅的滿腔熱血，他們要寫詩，他們要繼續寫詩！

由於當年混亂的時勢，自資出版一份刊物尤其是華文，真是比登天還難。所以風笛詩社就情商了華文報副刊的“文藝版”借版展出“風笛詩展”，各報紙文藝版主編也算給足了笛人面子，一口應承，在當時確是開了越華文壇的先河。最意料不到的是——從成立到南方易幟前短短兩年間；竟奇蹟的先後展出了十次“風笛詩展”；三次“週年特輯”和六次“散文、情詩、長詩、詩評與及書簡專輯”(記憶中隨後有一兩文社也借版展出，但不知何故，只出得一或二期就已夭折)。最令人感慨的是；“風笛詩社二週年紀念特輯”剛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下旬在成功日報“學生版”展出，跟著四月三十日越南南方宣佈解放，

前後相隔只有一個月，更不幸的是最後兩期“評論”及“長詩”專號正在其他報紙等待展出，也因時局突變而胎死腹中。當時的風笛詩友在戰亂中，兵荒馬亂，人心惶惶，四處奔逃的時候，還在為詩展籌劃，可想而知他們對詩的執著已到了怎樣癡迷的程度！台灣《龍族詩刊》主編林煥彰在收到“風笛詩展創刊號”的展出剪報時，曾回信給藍斯(一九七三年)說：“就像當初台灣的詩壇一樣，要想在報紙副刊佔一丁點地方，實在不容易……想要依靠報紙推展現代詩，有如緣木求魚……”。笛人就是在此種不可為而為之的年少激情下奮勇向前，矢志不移，大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執著與及“讓現代詩在越華詩壇常青常綠”的墾荒者精神。

從一九七五年五月至一九九零年間，由於種種客觀環境，越華現代詩一度沉寂。尤其現代詩作者部份在國外，在國內的也為了適應新環境奔波，無暇顧及寫詩，更甚者唯一的解放日報“文藝園地”較為偏重古詩和白話新詩，一時間，現代詩似乎絕了跡，不見踪影。當時留在越南的部份風笛笛人，也打算不再執筆，結婚的結婚，工作的工作，大家都把餘生放在生活的擔子上。和平了！統一了！戰爭不再，當年寫詩的激情歲月不再，南方解放後的十數年時光就像流水般平靜的自流。而遠在國外的笛友，也為適應陌生的國度而勞碌求存，詩不再，笛聲也不再。

直至一九九零年六月，越南《解放日報》主編陸進義先生與荷野笛友商討，開闢一版新文藝園地“桂冠文藝”(此名由荷野所取)。詩作內容各家兼顧，不論古詩、白話詩、現代詩、散文或隨筆一律包容。最初由荷野主編，後交回報社的敬業先生負責編輯。一時新知舊雨齊叙一堂，再次泛起寫作熱潮。然而，自從交由敬業主編後，由於諸多客觀顧忌，現代詩的自由發揮受到限制，漸漸寫現代詩的作者不再多見在文藝版上，只有古詩和白話詩佔多。當時發表在“桂冠文藝”風頭最勁的現代詩人計有：銀髮、陳國正、秋夢(風笛詩友)和冬夢(已移居香港)，至於風笛詩友的

李志成（刀飛）、藍斯、荷野的作品却寥寥無幾。

至二零零零年；風笛詩社最初成立的原二十位詩友，都陸續出國了！僅存在越南的只有筆者（李刀飛），林松風，秋夢和石羚四人，全都已屆中年和老年，歷盡滄桑，當年寫詩的豪情壯志也消磨耗盡，偶有一兩篇作品刊出，也只證明他們還關心詩壇進展而已。

以上就是風笛詩社從激憤歲月(1970-1975)回復到寧靜時光(1975-2000)的過程。

#### 四、成熟期——移植奇葩(2001 迄今)

傳說中的鳳凰是不死的神話，每當浴火必會重生。風笛詩社就是這神話中的鳳凰？在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確漸漸看見了風笛的再次重生，並且比前更光更亮，更遼闊的翱翔世界各地詩壇，成為亮麗耀眼的火鳳凰，成為世界華文文學園圃的一朵奇葩。

踏入二十一世紀二零零一年；由於電子資訊業的突飛猛進，世界變成了全人類的地球村。人與人之間可以隔洋零距離的聯繫，網絡、電郵只需數秒鐘就可把訊息傳遞對方。風笛詩社笛人就是通過此暢通管道，大家又聯接上了！闊別多年的老朋友，在電話裡，在電郵的字裡行間，都透露出蒼涼而又喜悅的無限感觸。“讓風笛從新出發吧！”這是在北美的荷野和在南澳的心水的隔岸呼喚，所以就有北美《新大陸詩刊》2001年4月份第63期的“越南風笛詩社紀念輯”，集中了原二十位風笛笛友的作品作一次回顧展出。《新大陸詩刊》主編陳銘華在序言中說：“（風笛）詩社自1973年2月創辦至1975年4月因烽火結束，短短兩年間的作品難以代表1975年前南越華文詩壇的成果，然其歷史價值仍在，也是本刊冀望能藉此引起各地原越華詩友重整越華詩史的一個開始。”誠然；風笛詩社受此激勵後，再次向南澳的《廣告天下》雙週刊情商借出寶貴版位展出詩展。結果；在《廣告天下》2001年9月份第220期終於第二次展出“風笛詩社特輯——再出發”，心水笛友在序文中說：“風笛詩社重現詩

壇，並擴展為世界性組織……風笛的彩旗從今將在五湖四海的詩壇上飄揚，笛兄弟姊妹都滿注信心，重奏風笛”。確是令人振奮的呼籲，各笛友都四面八方的投稿支持，乍然間；風笛又似乎回到最初出發時的豪情，回到二十多歲的激情時代。

後來荷野，心水商定南澳的《廣告天下》雙週刊定期撥出篇幅給風笛詩社展出。於是在2003年7月18日的《廣告天下》第266期展出“風笛詩社專輯之一”復刊號（上），接著下期刊出（中），再下去刊出復刊號（下）。

後在笛友零異議贊同“零疆界笛友”的世界宏觀性前提下，再力邀潘國鴻、杜風人、婉冰、孟芳竹、邱秀玉、俗子、馮學良、陳國正、劉為安、趙明、曾廣健、蔡忠等笛兄弟姊妹加盟（還有很多後期加入，恕不能一一列舉），一時濟濟一堂，聲威也壯大起來。

2004年4月由潘國鴻笛兄為總籌，荷野笛兄為主編，策劃開創了美輪美奐的《風笛詩社網站》，吸納世界各地詩友來稿交流，觀摩切磋。

緊接著，2004年6月；風笛詩社又一壯舉，在周永新笛兄的協助下，獲得鳳凰城《亞省時報》慨允定期撥出版面，展出“風笛詩社鳳凰專頁”，於是詩社又多了一個推介園地。誠如荷野主編在《廣告天下》雙週刊的“風笛詩社復刊號”的首刊所言：“如詩，漢俳，散文／散文詩，書簡，評介……都是吾們樂意展開的多元觸鬚”；心水笛友也在《亞省時報》的“風笛詩社鳳凰專輯”的創刊號說：“非但打破零疆界，以擁抱不論地域，不同詩觀，宗教有別的詩人來共襄盛舉”。所以，當風笛詩社再次獲得南加《越棉寮報》首允借版定期展出“風笛詩社南加專輯”時，風笛詩社的風貌與及創立詩社時的初衷有所變化，不再局限於現代詩的獨專，更容納了古詩、白話詩、散文和小說共存。周永新（氣如虹）笛友也在“風笛詩社南加專輯創刊號”代序寫道：“笛子重振，風氣再現，且不局限於越華文友的框框，揭蘊零疆界的胸懷……不再獨尊現代詩，所有各類文體均受歡迎……。”這

證明了“求同存異”的精神，也誠如藍斯在風笛詩社成立時所發表的代序中說：“我們肯定的，將永遠在精神上的，鄉土上的回歸。”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在都說明了中國文學的萬流歸宗，博大精深。而文學史裡關於詩的一頁，無論是古典詩，白話詩或現代詩都有其存在的至高無上價值。

沒有古典詩就沒有白話詩；沒有白話詩的過渡也不會產生嶄新的現代詩。各詩派間的互相抨擊，攻訐，其實是無謂的爭吵。你寫你的古詩，我寫我的現代詩，孰優孰劣，自有各自的擁護者置評，也無需爭論誰是正統誰不正統。人生數十寒暑，年輕時為前途奮鬥，年老時且休享清閒，寫寫詩，談談心，何樂而不為？所以，風笛詩社同仁看透了名利如浮雲，主張“有樂大家分享”，在風笛詩社網站的大家庭裡，大家一齊發表心得，共同鑽研，推展文藝寫作，發揚中華文化，不亦快哉！

迄今；除了風笛網站二十四小時零休息展出外，在各大報紙的定期“詩展”至目前計有：

1. 南澳《廣告天下》雙週刊的“風笛詩社專輯”共181期；
2. 亞省《亞省時報》的“風笛詩社鳳凰專輯”共83期；
3. 南加《越棉寮報》的“風笛詩社南加專輯”共166期；
4. 大陸《稻香湖》詩刊的2007年之“2007風笛專輯”；
5. 大陸《湖南詩人》詩刊的2007年之“海外風笛23家專頁”；
6. 台灣《笠雙月刊》的2008年之“越南風笛詩社笛人專輯”；

同時；風笛還推出笛人電子書（包括：小說、散文、詩）共26本。

笛人個人結集出版計有：秋夢的《白狐》《情歌》《色的象徵》《山和水之外》《太陽的午餐》、周永新的《無奈》、孟芳竹的《玫瑰冷飲》《把相思打開》、馮學良的《一輩子的事》《風花雪月》《因為有風》《填補》、蘇菲亞劉《墨爾本夜未眠》、吳懷楚的《明日又天涯》、樸魯的《碎片集》、楊永超昆仲合集《手足詩詞集》《棠棣詩詞集》、陳葆珍的《雁過留聲》；梁柳英的《藝文薈萃》；刀飛的《歲月》、溫日強的《集錄》、柳青青的《小雨》、陳

國正的《夢的碎片》；徐達光的《很詩的惋惜》；和曾廣建的《美的歲月》。古詩雅集則有即將推出的《三月雨中》和《寒冬夜讀》合集。

還有：陳國正笛兄主編的『越華華文文學季刊』已出版十二期。

這是風笛詩社多麼輝煌的成就，多麼值得驕傲的成績！最後；筆者身為笛人，還是忍不住要建言：希冀“風笛詩社”主編，在眾多來稿中選稿角度要拿穩分寸，過鬆，則品劣質差，給人印象平庸低俗；過緊，則曲高和寡，給人感覺無所適從。以上逆耳忠言；筆者希冀主編能聽得順耳，以此為鑒，冒犯之處，請多包涵。

光陰荏苒；不經不覺風笛已走過三十八年的時光，這是風笛笛人在成立初時，所萬萬不敢奢望的事情。尤其是從二十個年輕人的燃燒激情轉變成百多位笛人參予寫作的詩社，由現代詩專利的詩展轉型為古詩，新詩，散文，小說，書畫等共冶一爐的綜合網站，從局限於越南半島播下的根苗，移植發展到歐美，澳洲，大陸，台灣，和香港等地開花結果的奇葩，確實是出乎意料中的意料。正確來說；現在的越華笛人只是屬於風笛詩社的一小部份，風笛詩社已成為地球村的一個華文詩社，零疆界的一個華文詩網站。風笛詩社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笛人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及廣大作者群的賜稿支持外，還要歸功於各主編、總籌和策劃設計等笛友的不懈努力，任勞任怨的辛勤灌溉所致。在此；作為笛人的一分子，筆者除能高興地分享風笛的亮麗成果外，也感謝風笛網站能帶給筆者和所有地球村村民豐富的精神糧食，同時，也對風笛詩社網站各編委的勞苦功高致以萬二分敬意，希冀風笛詩社能永遠的秉承：“不談政治，只論詩文”的宗旨，以文會友，以詩會心，大家共享同樂於詩文的園地，在零疆界，在地球村的呎尺天涯裡，互勉互勵，發揚華文文化的優良傳統。

2001年5月15日於堤城

巴列霍(César Vallejo)，1982年生於秘魯的聖地牙哥德丘科山區小鎮，1938年病逝巴黎。在巴黎流亡的十五年間成為西班牙美洲文學中，與聶魯達一起被視為最偉大的兩位現代詩人。在20和30年代，他也是南美洲的一個在困難與矛盾下掙扎的極重要的抒情詩人。

巴氏的父親是個西班牙裔的天主教神父，母親(1918年去世)是印第安人，他是十一個孩子中的老么，度過了一段愉快和虔誠的童年生活。他敬愛他的母親並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他西班牙血統的父親曾是該小鎮(人口約十四萬)一個有聲望的官員，希望他的小兒子將來也成為一位神父。因此，巴氏從童年就意識到神學和善惡鬥爭的觀念。少年時目睹印第安的饑餓貧窮和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1908年，巴氏完成了他的中等教育而進入特里希路大學(Trujillo Univ.)攻讀哲學；1913年父親去世，因缺少學費而停學，在一富農家裡當家庭教師，目睹上千的僱工和奴僕(peon)的遭遇而感覺到打擊和悲痛，使他一輩子不能作一順民。後來他重返大學完成了學業，並寫了一相當於碩士水平題為〈西班牙的詩與浪漫主義〉的論文。之後他搬到利馬去擔任教師，教生物學和經濟學等，並在課餘寫詩講學和研究宿命論、詩學理論、神話學和進化論等。巴氏和一位美麗的印第安女郎談戀愛，因失戀打算自殺而淪為一個波希米亞人，並常出入於當地中國城內鴉片藏匿的處所。但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和各派的左翼詩人聯絡。

巴列霍的第一本詩集《黑色使者》(Los Heraldos Negros, 1919)，詩的第一句便是：人生中有許多次打擊，非常之強大……非我所知的！該詩欲揉合帕爾納斯高蹈派和現代主義兩方的特質。

巴氏在1920年因捲入有關的印第安人的政治活動事務，被當局指為一個煽動叛亂的知識份子，曾被特里希路府監禁了105天。出獄後，巴氏決定離秘魯到巴黎作流亡生活。1922年他把在監獄

內已完成了的短篇小說集《音價》(Music Scales)以及詩集《特里爾塞》(Trike)。詩集中有許多很複雜的詩，皆是構思於監禁期間，成了一部很重要的詩集。他採用許多新詞，通過自己的經驗和印第安人及西班牙裔的背景，拾到的口語和意識獲得的鮮明意象跟傳統決裂。巴利霍並試圖表達人類的願望及其所受限制之間的鴻溝。保守人士看了他的詩作大不滿意，認為那是一竅不通的非理性無意識的詩作。巴氏卻認為自己的詩作比達里奧(Dario)的更偉大！果然，詩集《特里爾塞》的影響，遠及今天的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和德勒茲，法國的哲學家李歐塔，存在主義的卡繆和沙特，給整套西方現代詩一個全新的方向。同時巴利霍寫了一中篇小說《野蠻的寓言》(Fabula Salvagie, 1923)來描述一個心神不安的印第安的淪落生活。巴氏認為西方的殖民地政策是失敗的，雖然西方的科技發達，但是得不到印第安的屈服，帝國主義是人類的一場災難。巴氏的作品是具有心理分析的特色。

在這些作品出版後，巴利霍前往法國巴黎，與先鋒派藝術家的領袖人物聯絡。他認為文學應該服務於大眾。馬克思主義只是矯正社會壞處的一方法。在1928年和1929年巴氏兩次訪問蘇維埃更加強了他的政治信念，並在1931年參加了共產黨，因之被逐出法國，再次流亡於西班牙的馬德里而寫成了無產階級小說《鎢礦》(El Tungsteno, 1931)，描寫秘魯境內鎢礦中的印第安人礦工所受到的野蠻剝削和酗酒吸毒的沉淪。該書揭露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而引起文學界的同情。在1936至1938年巴利霍在殘酷的西班牙內戰中工作，工餘時寫了詩集《人類的詩篇》(Poemas Humanos)。巴氏的妻子保存了他的作品，收入兩書中：《小說與故事全集》(Noveles Y Cuentos Completos)和《詩全集》(Obra Poéticas Completa, 1974)。

## 編輯筆記

創刊廿餘年來，“詩歌”一詞一直是編者口誅筆伐，希望能從詩壇裡澈底清除出去的毒素，本期發表的拙作〈中國良心〉甚至將其喻為與三聚氰胺和塑化劑一樣的“斑斕”，目的無他，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行不果！上期筆記提及的中國人沒有自己真正的文藝思潮，只是人云亦云地跟著西方走，而中文詩在世界詩壇裡除唐詩宋詞外，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也得不到應有的肯定，這其實都起因於我們對詩的命名不清。可是正如上所述，編者廿餘年來聲嘶力竭，卻成效不彰，雖然刊物不時聲明，來稿中出現的“詩歌”一律正名為“詩”，收到的大量稿件卻依然“詩歌”綿綿；更可嘆的是，紀弦之後，本已在台灣和受台灣影響的海外中文詩壇近乎絕跡的“詩歌”又漸漸猖獗起來。這其實也可以理解，刊物立足於海外，刊微言輕，所能起的作用不大。不過，本刊認識和投稿本刊的國內詩人、學者不乏識見卓著、舉足輕重的人物，編者衷心希望，他們中苟有認同我們主張者，若能登高一呼，必然事半功倍，水到詩成，詩成而詩歌絕，今後名留詩史，殆不容言。

感謝詩人向明選輯的“難得一見的陳年好詩”，讓我們回味了當年西方翻譯界眼中台灣詩壇的許多好詩；感謝詩人郭密林和劉慧的協助，本期“湖南詩人專輯”得以順利演出。我們並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有每期的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上期（124）陳葆珍詩作〈小鳥〉第二段第五句“今天，我認准準了”，多植一“准”字，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 詩訊

中國蔡克霖、薩仁圖婭、李秀珊、姜耕玉等八位詩人，應邀參加了2011年6月29號至7月3號，由國際桂冠詩人聯盟（UPLI）主辦的在希臘拉里薩舉辦的第22屆世界詩人大會。

八月底在美國 Wisconsin 舉行的世界詩人大會，詩人非馬被邀參與朗誦及絃樂四重奏演出。中國代表團將由北京詩人北塔率領前來參加。

紀念“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切斯瓦夫·米沃什（波蘭）誕辰100周年北京學術研討會於6月30日舉辦，出席的詩人、詩評家和翻譯家有：屠岸、西川、王家新、楚天舒、宋琳、汪劍釗、郭英劍、譚五昌、邵建國和張妮等。

台灣詩人林明理新詩集《山楂樹》即將於2011年7月出版。

獲2010年度雪梨“南溟出版基金”贊助的澳洲詩人心水詩集《三月騷動》已於七月底在臺灣出版。

香港詩人古松《法律與文學》評論文集經已出版，現正在香港書展中心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社展出。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一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